

## 饒平客語的唇齒擦音聲母\*

劉秀雪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黃淑景

新竹縣立光明國小

客語的 f、v 聲母是其語音特色之一，本研究整理饒平與海陸客語 f、v 的普遍分佈，並對比其異同點；文中歸納海陸與饒平 f、v 差異分佈，僅出現於當音節兼具圓唇與舌冠元音和舌冠韻尾之特定環境，顯示此一變化應是由特定音韻條件所導致。全文從最佳音節角度，詮釋海陸客語與饒平客語 f、v 聲母的形成機制；並參考 Flemming (2003) 舌冠音與元音前後的互動分析，解析饒平與海陸唇齒擦音的後續分化演變條件，一則是滿足雙重舌冠音與居間元音的前後共諧需求，避免出現前後特徵夾雜分佈現象，二則是唇音特徵保留的位階高低，饒平的唇音特徵保留相對較高，因此盡可能讓舌冠與唇音兩類特徵並存。如華語「圓 yan」，在饒平以 vien 形式呈現，因後圓唇元音 u 與舌冠音 (i, n)，舌位前後相反，以 vien 呈現可以避免圓唇特徵介入兩個舌冠之間，又可最大保留唇音特徵。

關鍵詞：客語、饒平客語、唇齒擦音聲母、優選理論

###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客語的 f、v 唇齒擦音聲母是其語音特色，和華語、閩南語都有所不同；同

---

\* 本研究為 102 年度客委會計劃案「從優選理論來看新竹客家話海陸腔與饒平腔 [ʒ][v] 聲母的音韻比較」執行成果之一，特此致謝。特別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出的建議，以及編輯耐心地校對與修改，本文才能相對完善；文中若有錯謬之錯，責在著者。

時其差異分佈現象，也是促使饒平客語與海陸、四縣有別的特色之一，後二者在 f、v 聲母表現一致。因 f、v 聲母在客語的代表性，又兼具次方言變異分化區辨功能，因此了解其形成背景以及差異緣由，對語言分化演變，以及音韻組合變化的可能動機，都可以有更具體的認識。

海陸、饒平兩方言大部分詞彙、聲韻相似，音韻系統大致相同，同樣都有舌面聲母組  $\text{f}$ 、 $\text{f}^h$ 、 $\text{ʃ}$ 、 $\text{ʒ}$ ，只是在 f、v 唇齒擦音聲母的分佈出現些許差異；如饒平「水」、「圓」分別讀為  $\text{fi}$ 、 $\text{vien}$ ，海陸則是  $\text{ʃui}$ 、 $\text{ʒan}$ ，聲韻上皆有不同，但主要還是聲母差異所致的變化。<sup>1</sup>本研究主要從海陸與饒平客語大致共有，但部分有別的 f、v 聲母分佈出發，探討其形成動機與演變機制，從而也可以了解漢語方言相關聲母的類型差異源由。

## 2. 文獻回顧與理論背景

由於饒平聲母系統與海陸腔相近，又同處新竹一地，加上各佔 f、v 聲母分佈兩大類型代表，故本研究蒐集饒平客語與海陸客語中 f、v 聲母異同之字，對比中古擬音、閩南語以及華語的發音，藉以了解這兩類次方言 f、v 聲母的差異演變及其可能的歷史緣由；接著透過優選理論的共同限制與不同位階的角度，解釋次方言聲母分佈異同現象。下文先介紹客語聲母系統，伴隨饒平、海陸客語聲母的相關討論，進一步介紹唇齒聲母的形成背景，以及相關文獻。接著從理論分析觀點，討論音節結構與聲母變化的關聯；最後是簡介本文主要採用的研究理論及論點。

### 2.1 客語聲母相關文獻

依據古國順等（2005），客語聲母共有 21 個，列舉如表一。其中，四縣客語不具有舌面聲母  $\text{f}$ 、 $\text{f}^h$ 、 $\text{ʃ}$ 、 $\text{ʒ}$ ，因此，總共為 17 個聲母，其清舌面音  $\text{f}$ 、 $\text{f}^h$ 、 $\text{ʃ}$  歸入相應舌尖音  $\text{ts}$ 、 $\text{ts}^h$ 、 $\text{s}$ ，不存在濁舌面音  $\text{ʒ}$ ；海陸、饒平、詔安、及大埔等腔調都具備 21 聲母。

<sup>1</sup> 客語的方言聲調變化與本研究討論較無關，次方言間聲調變化較大，因此舉例不特別標出聲調，只以音段結構為主。

客語在 f 聲母例字上，同時包含華語的 f、x 兩類聲母，如「反」、「火」，客語 h 聲母則對應華語 x、ɕ、k<sup>h</sup>；而 v 聲母如「橫」、「翁」等，則對應華語的零聲母「翁」與 x 聲母的「橫」。<sup>2</sup>因此客語 f、v 的分佈和華語對應規律不能透過簡單一對一的聲母歸類。華語和客語都是漢語分支，從中古漢語之後各自有不同演變，單純從華客對比無法看出規律對應，需從中古音角度看客語和華語的音系發展及交互對應關聯。

表一 客家話 21 聲母

		雙唇	唇齒	舌尖	舌面	軟顎	喉
塞音	清送氣	p 兵班		t 端斗		k 該久	
	清不送氣	p <sup>h</sup> 盤偏		t <sup>h</sup> 段桃		k <sup>h</sup> 開舊	
塞擦音	清送氣			ts 走贊	tʃ 照戰		
	清不送氣			ts <sup>h</sup> 坐窗	tʃ <sup>h</sup> 穿齒		
擦音	清		f 反火	s 沙蘇	ʃ 舍書		h 汗喜
	濁		v 橫 翁		ʒ 野容		∅ 安歐
鼻音	濁	m 滿免		n 暖難		ŋ 疑我	
邊音	濁			l 來樓			

f、v 聲母在台灣客語內部次方言之間的差異分佈，大致可分為兩類，饒平與詔安腔有相似的分佈，但雲林詔安腔唇齒 v 聲母又進一步轉化為雙唇 b；海陸、四縣、大埔則分類相仿，差異在於方言習慣用字可能偏好文讀或白讀。客家次方言的兩大類差異分佈，反映其各具不同的語言演變歷程，藉由方言對比分析，更能清楚其分化本質。因此本研究主要以饒平客語為主軸，海陸客語為對比，擴及整體客語及語言相關類型比較，以下將逐步介紹饒平、海陸以及 f、v 聲母相關討論。

<sup>2</sup> 華語 x 聲母，注音符號為ㄒ，與ㄎ (k)、ㄎ (k<sup>h</sup>) 同為軟顎位置輔音，但台灣華語常將ㄒ讀 h。

### 2.1.1 饒平、海陸聲母

饒平客語的聲母系統研究分析，主要有呂嵩雁（1993）、徐貴榮（2002, 2005, 2008）、朱心怡（2007）、以及楊昱光（2011）。呂嵩雁（1993）調查六地五個方言點，包含新竹、苗栗、台中、與桃園等地，文中提及新竹六家饒平方言有 25 個聲母。徐貴榮（2008）的博士論文深入調查廣東省饒平縣內六個方言點與台灣的饒平客語做比較，主要的分類是依聲母、韻母、聲調的不同將六個方言點分為 A、B、C 三組。此三組基本聲母數（含零聲母）共 17 個；其中 B、C 組比 A 組聲母多出一套舌面清塞擦音和擦音及一舌面濁擦音  $tʃ$ 、 $tʃ^h$ 、 $ʃ$ 、 $ʒ$ ，聲母數共 21 個。朱心怡（2007）比較新竹「饒平」與「海陸」客話，兩者聲母數量一致，都為 21 個。文中也介紹云母字中，饒平讀為  $v$  聲母，海陸讀為  $ʒ$  聲母的現象，但未提出解釋。

總結饒平聲母系統的討論，多數文獻都是列為 21 聲母，不含零聲母；呂嵩雁（1993）卻多出四個，因其將  $tc$ 、 $tc^h$ 、 $ɕ$ 、 $ɲ$  四個單獨列為音位。其他研究中均提及這四個音只出現在細音  $i$  之前，而  $ts$ 、 $ts^h$ 、 $s$ 、 $ɲ$  出現在洪音之前，兩組為互補分佈；將舌面音  $tc$ 、 $tc^h$ 、 $ɕ$ 、 $ɲ$  分別併入舌尖前音  $ts$ 、 $ts^h$ 、 $s$  與軟顎音  $ɲ$ ，視為同一組音位。本文亦採取此做法，故饒平聲母數為 21 個。

海陸客語聲母的研究，包含陳子祺（2000）、古國順等（2005）、與徐建芳（2009）等。陳子祺（2000）由中古音角度來看新竹客家話海陸腔的特色，其聲母共列出 22 個，包含舌面鼻音  $ɲ$ ，文中提及  $ɲ$  以接細音  $i$  為主。因此，一如饒平方言，舌面鼻音  $ɲ$  與軟顎鼻音  $ŋ$  呈互補分佈，可視為同一音位，故海陸與饒平腔的聲母皆為表一的 21 個。

### 2.1.2 客語 $f, v$ 聲母

鍾榮富（1991、2004）提到客家話次方言的差別，主要是零聲母位置上的前高元音  $i$  之強化現象；另外，台灣客家次方言  $u$  起頭的零聲母音節，其前通常會有個摩擦音  $v$ 。鍾榮富（2004）也提及雖然大部分客家話都有  $v$  聲母，但在南部六堆方言，聲母摩擦強化程度不一，有的仍維持  $i, u$  起始的零聲母音節，如下表之竹頭背、長治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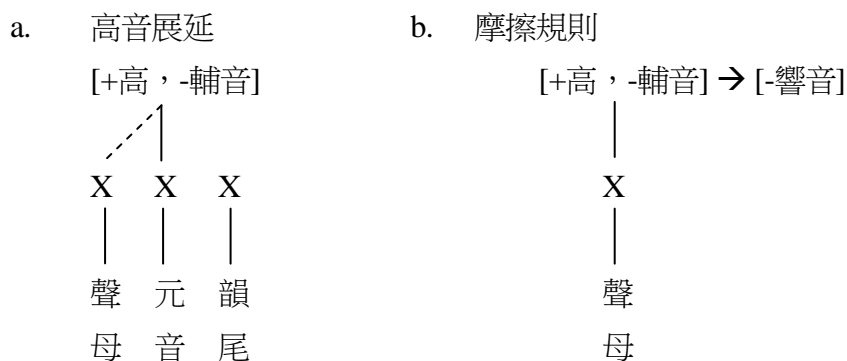
鍾榮富（2004）依據三點語音現象主張客家話中的  $ʒ$  和  $v$  不是音位性聲母，

而是介音 *u* 和 *i* 的特徵強化而來；第一點是高元音無法單獨成音節，*ʒ*、*v* 總是與高元音 *i*、*u* 一起出現，第二點是 *ʒ*、*v* 絕不出現在含有介音的韻母之前，第三點則是客家次方言沒有 *\*uau*, *\*ueu* 的音節，也正好沒有 *\*vau* 與 *\*veu* 的音節。因為這些分佈與聲韻結合特徵，因此鍾榮富（2004: 57）提出（1a）的高音展延與（1b）的摩擦規則，以此說明零聲母 *i*、*u* 音節，先是藉由「高音展延」將元音擴展到聲母位置，再藉由「摩擦規則」將聲母位置的高元音 *i*、*u* 轉為阻塞音 *ʒ*、*v*。

表二 六堆各次方言的高元音零聲母（引自鍾榮富 2004: 153）

例字	美濃	竹頭背	高樹	長治	佳冬
衣、醫、 雨	yi	i	ʒi	i	ʒi
烏、芋、 五	vu	u	vu	u	vu

(1)



如果單就表面分佈來看，前二點在次方言裡有一些出入，如表二的竹頭背與長治語料。第二點則在饒平、詔安次方言等存在一些反例，這兩個方言都有 *vien*、*bien* 音節，如「圓」，*v* 出現在介音之前，在海陸則「圓」讀為 *ʒan*；另外饒平也有 *ʒiuŋ* 音節，*ʒ* 後仍有介音保留。這部分的例外，顯示鍾榮富（2004）未處理較小眾的饒平、詔安客語，也顯示饒平與海陸相關差異，值得進一步研究。整體而言，客語 *v* 聲母的分佈，確與 *u* 元音息息相關，饒平與詔安的「圓 *vien*、*bien*」類字，則反映另一系列的變化，將在本文仔細探究。

客家語 f 聲母的來源多重，從中古音的角度解析可以看到方言間的變化；參照古國順等（2005: 260）的中古音與客語聲母對應表，可以看到客語的 f 聲母，一部分與華語重疊，來自中古音的非組字，但客家話在非組字中仍保有一些雙唇音讀法，如「分飯」一詞在客語次方言裡存在「pun<sup>11</sup> p<sup>h</sup>on<sup>24</sup>、pun<sup>24</sup> fan<sup>55</sup>」二讀，前者是饒平音，後者是四縣腔。中古非組在華語都讀 f 聲母，在客語一般也存在 f 聲母讀音，部分例字同時保有雙唇塞音。非組字讀雙唇塞音，在客語或以詞彙文白異讀，如「分數」的「分」讀 fun，「分錢」的「分」則讀為 pun；或次方言差異的形式留存，如「飯」在海陸、饒平的聲母讀音是 p<sup>h</sup>，四縣為 f。

另一部分客家 f 聲母的來源，主要來自中古曉匣母，華語多為 x 聲母，客語相應底層可為/hu-/，但表層讀音為[f]，如「紅」fuŋ，此類變化與客語 v 聲母形成的緣由相似，都是合口 u 元音的唇音特徵展延到聲母，但後續有些不同。由於 h 沒有口腔阻塞點，圓唇元音將唇音特徵傳到聲母位置，同時保留 h 的聲門清音特徵，就成為 f；若原來是準零聲母音節，則維持元音或介音本身的濁音特徵，增加口腔阻塞度，生成擦音 v。

除了曉匣母合口韻的 h 轉為 f，四縣、海陸客家話在溪母的常用字也有不少讀 h，如「去」hi，若出現在合口字之前，一樣讀為 f 聲母，如「褲」fu。另外在詔安、饒平客家語部分，也有少數章組字讀 f，如「唇」、「水」讀 fin、fi。這部分的變化與饒平獨特的 v 聲母字分佈環境相似，也是本文探究的主軸，在第三節的語料整理中將完整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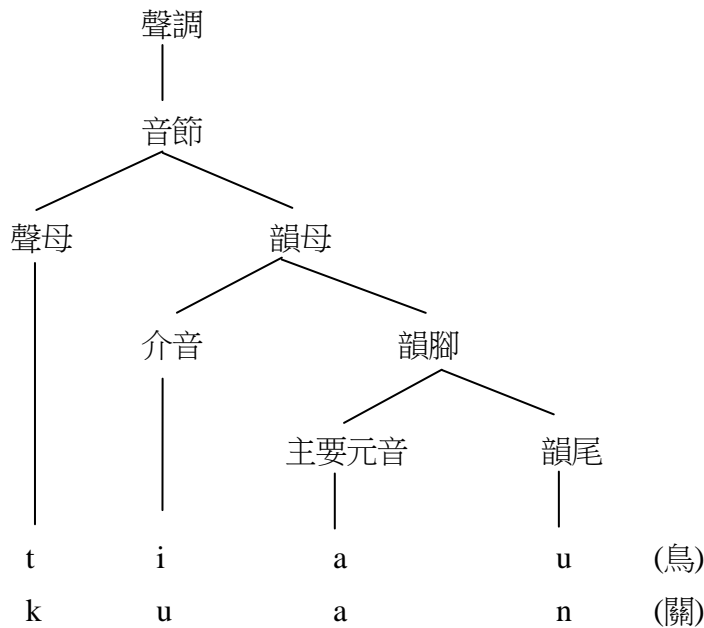
因為 f、v 聲母相關變化與音節結構相關，因此下一小節將從華語音節結構出發，探討客家音節結構。

## 2.2 客語音節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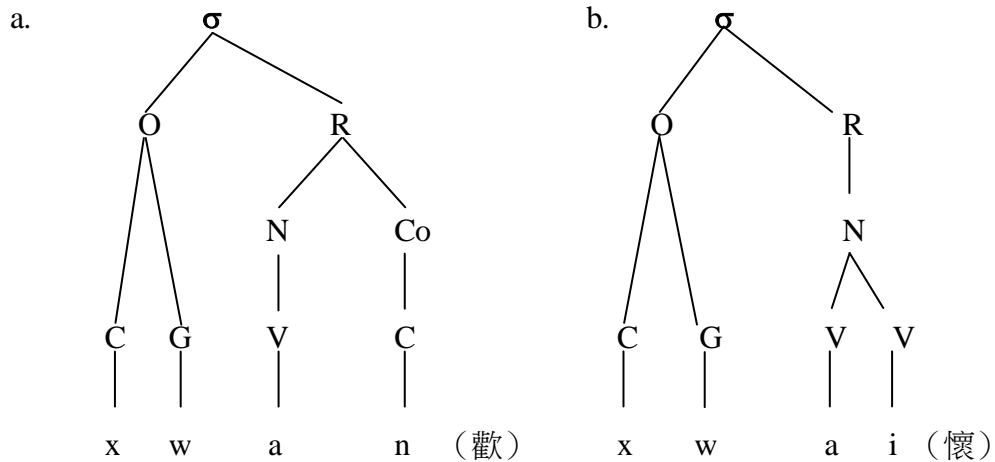
文獻上，客語或華語音節結構討論中，最主要的一點是分辨介音 i、u 等，應歸入聲母或韻母。傳統華語音節的分析模式中，聲韻二分，韻包含介音與韻母，兩者先形成一個整體單位，再與聲母共同組成音節。鍾榮富（2004）的音節結構圖與傳統華語音節模式相仿，都是將介音劃入韻母，聲母位置只有最起始的輔音。因此在鍾榮富（2004）的分析中，介音一般在韻母之下，當零聲母的情況下，介音或高元音，會展延到聲母位置，並在聲母位置經歷摩擦規則，

由元音轉為濁擦音。以下(2)列出鍾榮富(2004: 56)主張的客語音節結構：

(2) 客語的音節結構



在西方當代音節結構，普遍接受的分析是主要元音 (peak) 之前的成分，都歸為聲母，加上華語的押韻、秘密語等現象，都鮮少看到介音與韻母一起運作的證據，反而在秘密語的變換上，常可見到介音與聲母一起運作，因此華語音節研究，如 Bao (1990, 1996)、Duanmu (1990, 2000)、以及 Lin (2007) 等，都主張介音屬於聲母位置。Lin (2007: 108) 在討論華語的音節結構時，採用在主要音節核心之前的介音屬於聲母的觀點。同時 Lin 也主張在韻母底下的輔音韻尾是屬於韻尾 (coda) 位置，如 (3a)，而元音韻尾則是屬於韻核 (Nucleus) 之中，如 (3b)，與鍾榮富 (2004) 的看法不同。

(3) 華語音節結構分析 (Lin 2007: 108)<sup>3</sup>

Duanmu (2000) 認為華語的音節結構中，在聲母 (onset) 只有一個位置，所以 CG (Consonant and Glide, 輔音與介音) 是主要元音 (nuclear vowel) 前的單一音段，如 Duanmu (2000: 28) 舉例，華語的「酸」s<sup>w</sup>an, s 與上標<sup>w</sup>是在同一時間發音的，為單一音段；而英語中 swan (天鵝) 的 sw 是兩個音段，s 發音後才是 w 的發音；故其主張華語元音前滑音 (prenuclear glide) 位於聲母的位置，且不具獨立音段 (Duanmu 2000: 82)。

由於當代音節結構理論傾向將介音歸併於聲母位置，客語音節與華語音節相同，除了韻尾容許塞音-p、-t、-k 有別。因此，本文討論海陸、饒平客語亦採用 i、u 介音位於聲母位置的觀點。以客語(C)(G)V(X)的音節結構來看，若 i、u 介音歸併於聲母位置，則客語的聲母處即有 C 單純聲母與 CG 複雜聲母 (complex onset) 的結構，當然也有可能是零聲母狀態。

討論客語音節結構主要是為了找出分析的基礎點。以鍾榮富 (2004) 的音節結構出發，客家話 v、ʒ 聲母的衍生，可以視為不允許零聲母音節所致的聲母增生現象；但若以 Lin (2007) 的音節，則介音也是聲母，不再能以避免零聲母音節為訴求解釋 v、ʒ 出現的動機。若從音節內部組成結構切入，音節組成排列

<sup>3</sup> σ = syllable 音節、O = onset 聲母、R = rime 韻母、N = Nucleus 韻核、Co = coda 韻尾、C = consonant 輔音、G = glide 滑音、V = vowel 元音、VV = diphthong 複元音。



適切與否與各個音段的響度相關； $v$ 、 $ʒ$  聲母與同部位介音的主要差別在響度不同，了解音段與音段之間的響度差異，與響度與音節組成偏好的關聯，或能清楚解釋客語  $v$ 、 $ʒ$  增生的音節變化。<sup>4</sup>

Selkirk (1984) 提出響度序列原則 (Sonority Sequencing Principle, SSP) 以闡述音節組成的序列限制現象；SSP 的基本概念為韻核是音節中心，也是響度最高的成分，其前音段的響度依序上升，其後音段的響度則依序下降。不同語言可能容許序列中的響度差異或大或小，但基本上都遵守以音節核心為最高點，向兩端逐步遞減的原則。Gussenhoven and Jacobs (2003: 152) 也提及響度曲線 (The sonority profile)，強調一個最理想的音節結構中，響度最大的為韻核，聲母與韻核的響度差愈大愈好，相對的，韻核與韻尾的響度差則愈小愈好。以此判定，一個最佳音節應是無韻尾，或韻尾是響度較高音段，減少韻核與韻尾之響度差；同時，理想聲母則是響度越低越好。依照響度量表 (Sonority Scale) 所論，響度由小到大依序為：阻塞音—鼻音—流音 ( $l, r$ )—滑音 ( $w, j$ )—元音。<sup>5</sup>元音依其開口度大小也有響度差異，開口度越大的元音響度越高，如 ‘ $a > e, o > i, u$ ’，開口度最大的低元音響度高於中元音和高元音。透過響度量表與理想音節的概念，可以解釋海陸、饒平客語的  $v$ 、 $ʒ$  聲母的形成目的，亦即，使聲母與韻核的響度差距最大化，以符合最理想的音節響度曲線。

### 2.3 優選理論

本文以優選理論為主要的論述分析工具，藉由限制位階變化，詮釋次方言中的變與不變之背後動力。優選理論由 Prince and Smolensky (1993) 以及 McCarthy and Prince (1993) 等提出，跟傳統的規則分析 (rule-based analysis) 模

<sup>4</sup> 一位審查委員提問，若存在不允許零聲母訴求，為何四縣客家只有  $v$  聲母而無  $ʒ$  聲母？雖然本文最終是採用理想音節角度解釋  $v$ 、 $ʒ$  的出現，但四縣沒有  $ʒ$  聲母也仍需解釋。這與其缺乏舌面聲母音位相關，四縣沒有  $tʃ, tʃ^h, ʃ$  聲母；雖然客語希望在  $i$  起始音節，能有  $ʒ$  出現以符合理想音節，但同時也避免產出方言中不存在的發音部位特徵。所以整體而言是不允許增加新的發音部位特徵（舌面）的訴求高於理想音節的訴求，導致四縣客語只有  $v$  聲母，沒有  $ʒ$  聲母。

<sup>5</sup> 滑音  $w, j$  與元音  $u, i$  差別在於是否居於音節核心位置，前者不在音節核心。因客語書寫拼音上未區分滑音與元音，因此本文也都寫為  $u, i$ 。

式有別，是一種以限制為基礎的分析方式（constraint-based analysis）。該理論主張語言的共性（universality）源自所有語言都有著相同的各類限制，而語言的殊性（specificity）是因為這些共同的限制在不同的語言之間有著不同的位階（ranking）排列，因此導出不同的表層差異。

下表顯示的是優選理論的評估篩選過程，左上方欄位顯示的是輸入值，第一行是由衍生機制列出的可能選項，第一列則是評估機制的限制，從左到右表示位階由高到低。

優選表 1

/輸入值/	限制(I)	限制(II)	限制(III)
☞ 選項 a.			*
選項 b.	*!		
選項 c.		*!	*

欄位中的一個星號「\*」表示該列選項違反該行限制一次，驚嘆號「!」表示出局，當該選項在某限制位階中比其他選項更嚴重違反導致出局，即以驚嘆號表示。出局後的欄位會以陰影遮住，表示其後的違反與整個評量結果無關。「☞」用來標示出最佳選項。優選表內的虛線表示其左右的兩個限制彼此位階平等，實線表示其左方限制的位階高於右方，最佳選項通常是避免在高位階的限制上造成違反，甚至不惜違反更多低位階的限制以滿足高位階的要求。如上圖所見，選項（1a）與（1b）同樣都只違反了這三個限制中的一個，可是（1b）所違反的是高階的限制（I），所以（1a）成了最佳選項；（1c）同時違反高階的限制（II）與較低位階的限制（III），因此同樣在初期就出局。

### 3. 語料整理分析

唇齒擦音聲母不存在於上古漢語，因「古無輕唇音」，華語 f 是重唇音（雙唇塞音）受到三等合口介音 i、u 的影響而擦音化。客語的 f 聲母一部分與華語相同，源自上古雙唇塞音，也是中古音的非組；另一部分與華語不同的 f、v 是透過後期方言內部規律形成，以圓唇元音為觸發機制。f 形成環境中，從其他方言對比，可推知存在無聲喉擦音 h 與 u；v 則是音節首 u 透過摩擦強化，形成

有聲唇齒音。本研究聚焦於客語 f、v 的共通形成機制，以及饒平與海陸相同與不同的 f、v 來源，這些共通與不同將在下列 3.1、3.2 小節討論，在 3.3 則是透過其他方言對比，找出差異形成緣由。

### 3.1 饒平與其他客語共同的 f、v 來源

台灣客語次方言在 f、v 聲母的表現，分成饒平與海陸兩種類型；四海大平安五個次方言中，四縣、大埔與海陸同，詔安與饒平相似，故本文主要以海陸客語對比饒平。由表三中古聲母與當代聲母讀音的例字對照，可以看出客語 f 聲母分佈，包括非組、曉匣與溪母。非組與華語相同，但非組例詞若同時有文白讀或方言異讀，則白讀音為雙唇讀音；白讀音顯示客語的存古，保留上古聲母讀音，另一方面也顯示非組 f 聲母與官話文讀音散播密切相關。曉匣組 f 聲母的形成環境都有 u 元音緊隨聲母後，從華語讀音可知其對應華語 xu，這是來自客家內部音韻規律形成。另有一類為溪母字，客語存在古送氣軟顎音 k<sup>h</sup> 讀為喉擦音 h 的現象，如「去」讀為 hi；當這類去口腔化（devocalized）的 h 出現 u 之前，一樣轉為 f 聲母，如上表的「恢」、「苦」、「窟」、「褲」。由於溪母字此類口腔阻塞弱化現象，主要出現在廣東客語，顯示 f 與 hu 的規律性轉換，在客語遷移入廣東仍活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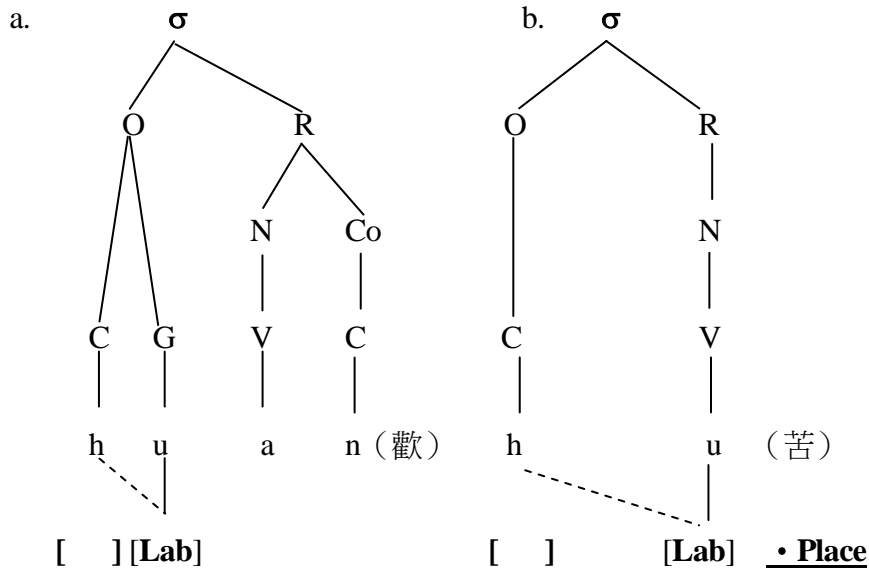
客語共有的 v 聲母字，主要來自中古微、影、匣等字母，這些例字在華語多為「零聲母，且帶有圓唇高元音」。客語 v 聲母，若今華語不是零聲母字，主要來自古匣母 ɣ（軟顎濁擦音），今華語部分轉為 x（軟顎清擦音），兩個無濁音聲母來源的曉母字為罕用字，可能是從常用詞如「鑊」vok（鍋子）類推音變所致。因此「擢鑊禾完握渾畫華黃會滑猾話劃橫磺還環」顯示的客語 v 聲母對應華語 x，是中古匣母在客語與華語有不同的演變歷程，華語部分轉為 x，而客語則經歷匣母脫落，在音節起始為 u 的情況下續轉為 v。

表三 饒平與海陸共有之 f、v 聲母例字

中古聲母	f	中古聲母	v
非組	凡惚分反夫方父乏付犯份仿伏伐伏 妃帆佛否吩妨扶防奉府忿房拂放斧 服氛法泛肪肺芬芳返附非俘封范卦 負赴風飛俯俸匪峰浮粉紛紛紡茯副啡 婦烽符訪販逢傳富幅復焚番發筏腑 菲袞費煩鳳瘋福罰翡腐敗閥廢憤撫 敷範膚蝠複賦鋒駙馱奮蕃諷輻糞縫 繁翻覆豐 (103)	微母	勿文毋戊未勿吻汶 物侮哇威屋挖挽紋 務晚無聞舞輓 (22)
曉匣	互化幻戶火卉弘伙划回灰宏呼和弧 忽或昏狐花虎奘洪活皇紅胡虹悔核 烘茴荒迴凰婚患域海淮混貨喚壺惑 惠揮湖畫華蛔匯彙慌會毀煌煥瑚葫 葷話賄槐禍海魂慧糊緩蝗輝諱徽環 獲壞歡 (74)	匣母     曉	攢鑊禾完握渾畫華 黃會滑猾話劃橫磳 還環 (18)  曉：霍豁
溪母	恢苦窟褲 (4)	云以 (vong, vui)  影	王位芋往旺為胃偉 域圍違謂 (12) 以：惟唯維遺 (4)  汪汙沃委枉胃倭烏 翁偃換榨渦腕蛙愠 搵碗幹萼慰瘟諷碗 噉蕪餵 (27)

由這些語料整理，可以看出 f、v 這兩個聲母形成環境相同，同樣都具有圓唇高元音，差別在於 f 的起始為清音 h。v 聲母的形成模式，鍾榮富（2004）透過摩擦原則詮釋，在聲母位置上的高圓唇元音 u，摩擦轉化為 v。f 聲母的形成同樣是透過圓唇特徵傳遞，這部分與 v 聲母的特徵展延一樣，當聲母位置是 h 時，因為 h 在口腔無阻塞點，因此在部位特徵 (place feature) 上是空缺，所以後面緊隨的唇音特徵 [Lab]，就展延到 h 之上，如 (4)：

(4) 客語非組外的 f 聲母形成：圓唇展延



當唇音特徵傳遞到 h 聲母之上，即為 f；其後的圓唇音段 u，若緊隨另一個高響度的元音，因部位特徵已經保留在 f 之上，加上聲母位置若占據兩個音段則相對較為有標 (marked)，因此刪除。所以「歡」\*huan → fan 在饒平客語，四縣與海陸客語為 fon。如果與隨後的元音響度接近，如 ui 結構，圓唇特徵可能佔據元音、介音位置，或只佔據起始聲母位置，如「回」在饒平、海陸為 fui，四縣為 fi。

3.2 饒平與其他客語不同的 f, v 來源：以海陸腔為對照

饒平有、海陸無的 f 聲母，例詞不多，共僅見五例，卻是生活常用詞，包括「水、唇、稅、血、睡」；聯繫到另一組饒平（詔安也是）獨有變化的 v 聲母，可發現兩者有很大的共通點，對比分析後，可提供我們對這組聲母變化更清楚的認識。初步整理饒平與海陸共有與不共有的 f、v 聲母後，可知共有的詞語 f、v 形成條件明顯，是由圓唇元音帶領產生的變化；那麼，不共有的部分，有否規律可循？饒平與海陸日常生活中，同源但 v 聲母不同的字詞有「兩」、「遠」、「圓」等，在華語皆為撮口呼，海陸都讀 ʒ 聲母。表四條列饒平特有的 f、v 聲母字。

表四 饒平特有 f、v 聲母例字

中古聲母	f	中古聲母	v
		匣	院縣
書船禪	水唇稅睡	云	云兩員耘紘袁援雲園圓猿運隕遠
曉	血	以	勻尹延[挖]筵蜒鉛緣
		影	怨冤淵

故本研究從「教育部線上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搜尋華語 y 元音開頭的字，比較其在海陸、饒平客語唸法之異同。進一步從中古擬音對比當今方音變異，探討可能的歷史演變過程。下文先討論華語 y 元音的形成背景，接著比較這些華語以 y 為起始音的韻攝在饒平與海陸的各自呈現。

漢語在上古與中古時期，尚未見前高圓唇元音 y。胡安順（2002: 167）指出北方官話的撮口呼最早可在明代初期的韻書找到紀錄，當時將元代標記為同部的「魚模」，分成「居魚」與「呼模」兩部，表示此時 y 韻母及介音已出現。北方官話的前圓唇元音主要出現在「合口三、四等」，「合口」表示帶圓唇特徵，「三四等」表示帶前高元音特徵，因此這些韻母同時具有 i、u，兼具[-後]與[+圓唇]；在兩類特徵互動共諧下，進一步融合為前圓唇元音 y。部分 y 韻出現在中古音的開口三四等韻，因其主要元音帶圓唇性，透過主元音與介音 i 的互動，發展出前圓唇元音（劉秀雪，2008）。<sup>6</sup>

張光宇(1996)提及客家先民背景以西晉末年八王之亂的司豫移民為多數，遷移到江東後，南北方言融合。唐朝時，長安文讀播種，至宋代開花結果，明末前，長安文讀已廣被於民間。明初時，北方官話的撮口呼已成型（胡安順 2002: 167）。明末前，北方官話廣為民間使用，當時客語族群已散居各地；當客語次方言接觸到這樣的發音形式，或透過文讀傳播接觸撮口音 y，或是因相應音節中同時具有「前、圓唇」特徵，在日常語流音串裡出現縮併、同化或調整的壓力，對這些單一音節中的[-後、+圓唇]元音特徵，合併、簡化或調整，也成

<sup>6</sup> [-後] 與[+圓唇]在後續討論主要以舌冠 (Cor) 與唇音 (Lab) 表示，因為輔音與元音特徵通用表示的話，則前元音帶有舌冠特徵，圓唇音帶有唇音特徵。又因為語音特徵中文翻譯仍未完全確立，行文以中文書寫為主，標籤或特徵標註，則以英文，以確保特徵概念傳達完整。

了各自方言必須面臨的課題。由於撮口呼 y 的有標性 (markedness)，分散的方言群各自選擇不同演變調整，以避免撮口呼。因此，透過比較客語次方言間不同的運作機制，正可以窺探語言差異演變的背後可能緣由。

本研究的饒平海陸客語材料，以線上「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為主，參考線上客家委員會哈客語言館所提供之饒平詞語紀錄，將海陸、饒平客語中，v 聲母有別之字，依中古韻攝分類，整理例字及中古擬音如表五。<sup>7</sup>依據下表所顯示，海陸與饒平客語 ʒ、v 的分佈差異，都在合口三四等字，和華語 y 韻的分佈相關聯，也有一部分華語 y 韻是在饒平、海陸兩方言都呈現為 ʒ 聲母，如「慾勇用」等例。

表五 華語 y 韻之海陸、饒平聲母差異分佈字

字	攝開合等第	中古擬韻	華語	海陸音	饒平音
雨	遇合三	ju	y <sup>214</sup>	ʒi <sup>24</sup>	vu <sup>53</sup>
冤園援袁 遠怨	山合三	jwən	yan	ʒan	vien
淵	山合四	iwen	yan <sup>55</sup>	ʒan	vien
員圓緣院	山合三	jwän(jwiän)	yan	ʒan	vien
勻	臻合三	juěn(juiěn)	yn <sup>35</sup>	ʒun	vin
云雲運韻	臻合三	juən	yn	ʒun	vin
慾欲浴	通合三	jwok	y <sup>51</sup>	ʒuk <sup>2</sup>	ʒiuk <sup>5</sup>
育郁	通合三	juk	y <sup>51</sup>	ʒuk <sup>2</sup>	ʒiuk <sup>5</sup>
孕	曾開三	蒸 jəŋ	yn <sup>51</sup>	ʒiun <sup>24</sup>	ʒin <sup>24</sup>
熨	臻合三	物 juət	yn <sup>51</sup>	ʒun <sup>11</sup>	ʒiun <sup>53</sup>
庸擁勇湧 甬用雍	通合三	鍾 jwəŋ	yoŋ	ʒuŋ <sup>53</sup>	ʒiuŋ <sup>11</sup>
詠	梗合三	庚 jwəŋ	yoŋ <sup>214</sup>	ʒun <sup>24</sup>	ʒiuŋ <sup>53</sup>
永泳					ʒiun <sup>53</sup>

<sup>7</sup> 本文中古音聲母、韻母例字及擬音，根據李方桂（1980）所擬中古音，另參照《東方語言學》線上中古音查詢之董同龢擬音。

從當代客語讀音分析，這些兩方言都讀 ʒ 聲母的華語 y 韻字，主要以 k、ŋ 或元音結尾；而存在 v、ʒ 差異分佈的都是 n 結尾音節。

表六整理一些在華語不是 y 韻，但海陸、饒平之間仍有 ʒ、v 分佈差異的語音。這些例詞如「血、縣、涎」等，在鄰近方言閩南語保有 u 介音，反映早期語音，除了齊齒介音 i 之外，也存在圓唇特徵。

表六 非 y 韻之海陸、饒平 ʒ、v 聲母差異分佈

字	攝開合等第	中古韻母擬音	聲母	國語	海陸音	饒平音
血	山合四	屑 iwet	曉 x-	eye <sup>214</sup>	hiet <sup>5</sup>	fiet <sup>2</sup>
去	遇合三	魚 jwo	溪 kh-	te <sup>h</sup> y <sup>51</sup>	hi <sup>11</sup>	k <sup>h</sup> iu <sup>53</sup> hiu <sup>53</sup>
熊	通合三	東 jung	喻云	ɕyoŋ <sup>35</sup>	ʒuŋ <sup>55</sup>	ʒiuŋ <sup>55</sup>
縣	山合四	先 iwen	匣 ɣ-	ɕien <sup>51</sup>	ʒan <sup>11</sup>	vien <sup>35</sup>
鉛	山合三	仙 jwän(jwiän)	喻以	te <sup>h</sup> ien <sup>55</sup>	ʒan <sup>55</sup>	vien <sup>55</sup>
(挖)	山合二	山 wän	影	ua <sup>55</sup>	ʒat <sup>5</sup>	vet <sup>2</sup>
筵	山開三	仙 jän(jiän)	喻以	ien <sup>35</sup>	ʒan <sup>55</sup>	vien <sup>55</sup>
延	山開三	仙 jän(jiän)	喻以	ien <sup>35</sup>	ʒan <sup>55</sup>	vien <sup>55</sup>
沿	山合三	仙 jän(jiän)	喻以	ien <sup>35</sup>	ʒan <sup>55</sup>	vien <sup>55</sup>

表六「去」字在華語讀為 te<sup>h</sup>y，海陸讀作 hi，饒平則為 k<sup>h</sup>iu，中古擬韻為 k<sup>h</sup>jwo，顯示饒平圓唇保留傾向比海陸高。「血」在華語讀為 ɕie<sup>213</sup>，曾讀 ɕye<sup>213</sup>，海陸保留 i，讀作 hiet<sup>5</sup>，饒平保留了 i 在介音位置上，聲母為 f，應是圓唇特徵融入 h 所致。

從表五、六的分佈環境，歸納饒平在面臨同時兼具[Cor]與[Lab]兩項特徵的抉擇過程當中，不止保留前元音，也保留唇部特徵融入輔音聲母中，使其由 h 轉為 f，濁聲母詞則以 v 聲母呈現，有別於海陸。但因為分佈上有同有異，就需要全面檢閱資料，找出可能的異同切分點。另外，就華語與客家方言材料對比中，推論前高圓唇元音 y，經由文讀散播入客家方言時，並未被客方言音韻系統接受；北方官話文讀的 y 韻未能以單一融合音段形式保留在客方言中。

何以 y 韻零聲母字在海陸及在饒平的發展有相似處（同一字，皆以 ʒ 為聲



母)，亦有相異點（同一字，海陸以 ʒ 為聲母，饒平以 v 為聲母）？對比所有相關詞彙，這些差異變化，一部份是由於饒平與海陸方言對韻母內[Cor, Lab]元音特徵的保留，有不同著重點，導致後續差異演變，另一部分則是屬於饒平與海陸對語音搭配的容許組合不同。

表五展現的是華語帶有 y 音段的音節，表六則在華語不具備 y，因此饒平特殊 v 聲母的產生與華語 y 音段是否直接關聯總是讓人質疑。他們的共通點是音節內同時具有[Cor, Lab]，所以，關鍵是單一音節中，兩類相對衝突的元音特徵並存引發相關變化；華語 y 音段具備[Cor, Lab]，沿襲自中古音三等合口，所以也在同一變化軌道。下一節呈現這些異同點的音韻分佈特徵，以便做為後續理論分析的基礎。

### 3.3 海陸、饒平 ʒ、v、f 分佈差異之音韻對比分析

表七將華語含 y 音字，從客語音節角度，以其音節組合分類整理。從此一音韻分佈表可以發現在饒平方言中，只要存在前元音與圓唇特徵互動的準零聲母例詞，<sup>8</sup>且帶舌尖韻尾者，絕大多數在饒平客家話都是以 v 聲母形式出現。單一 y 元音韻的（5）與舌根韻尾的（6），饒平、海陸都是 ʒ 呈現；而舌尖韻尾的（1-3）組字都是在海陸為 ʒ，在饒平為 v。

一部分例外出現在（7）與（8），這些例外詞都非方言常用詞，因此，例外可能源自後期其他次方言借字所致的差異；例如「永」一字，在「教育部線上台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只有「永久」等後起詞，饒平記錄為讀音 ʒiun，與海陸讀音相似，但在詔安是記為 bin 讀音，顯示早期饒平應有 vin 讀音存在。其他例外詞，如「泳」，線上辭典未收，相對罕用，「懷孕」在方言口語都使用「有身」表示，也因此少用「孕」字。在中古音，「永泳」是以舌根鼻音結尾，與「詠」同為梗攝，因此當代客語讀音上的變化應該是後起影響或記錄誤差。除這些例外詞，遍查所有客語 -i, -n, -t 等舌尖特徵韻尾，且韻母兼具[Cor, Lab]特徵的準零聲母詞，饒平客語皆一致以 v 聲母呈現，顯示此一變化的普遍規律性。

<sup>8</sup> 準零聲母例詞指的是在四縣客家、華語和多數其他漢語方言呈現為滑音 (glide) 聲母，海陸、大埔與饒平客家則可能以 ʒ 或 v 呈現。

表七 海陸、饒平 ʒ、v、f 音韻分佈對比

	華語記音	字	海陸記音	饒平記音
1	yn	云勻昀紘耘雲運韻隕	ʒun	vin
2	yan	冤淵員園圓援緣猿袁遠怨 院	ʒan	vien
	ɛian <sup>51</sup>	縣	ʒan <sup>11</sup>	vien <sup>24</sup>
	ian <sup>35</sup>	筵蜒延	ʒan <sup>55</sup>	vien <sup>55</sup>
	tɕ <sup>h</sup> ien <sup>55</sup>	鉛	ʒan <sup>55</sup>	vien <sup>55</sup>
3	eye <sup>51</sup>	血	hiet <sup>5</sup>	fiet <sup>2</sup>
	ʂui <sup>214</sup>	水	ʂui	fi
	ʂui <sup>51</sup>	稅睡	ʂoi	fe
	tɕ <sup>h</sup> un	唇	ʂun	fin
4	y <sup>214</sup>	雨	ʒi <sup>24</sup>	vu <sup>53</sup>
5	y	於餘漁俞愈宇羽與予禹	ʒi	ʒi
6	y <sup>51</sup>	慾昱欲育浴郁	ʒuk <sup>2</sup>	ʒiuk <sup>5</sup>
	ɛyoŋ <sup>35</sup>	熊	ʒuŋ <sup>55</sup>	ʒiuŋ <sup>55</sup>
	yoŋ	雍庸擁勇湧甬踊侑用	ʒuŋ <sup>53</sup>	ʒiuŋ <sup>11</sup>
7	yn <sup>51</sup>	孕	ʒiuŋ <sup>24</sup>	ʒin <sup>24</sup>
	yn <sup>51</sup>	熨	ʒun <sup>11</sup>	ʒiuŋ <sup>53</sup>
8	yoŋ <sup>214</sup>	詠	ʒun <sup>24</sup>	ʒiuŋ <sup>53</sup>
	yoŋ <sup>214</sup>	永泳	ʒun <sup>24</sup>	ʒiuŋ <sup>53</sup>
9	teyan	倦拳權圈勸	k <sup>h</sup> ien	k <sup>h</sup> ien
	tɕ <sup>h</sup> yan			
	tey	舉矩句據距鋸居	ki	ki
10	tɕ <sup>h</sup> y <sup>51</sup>	去	hi <sup>11</sup>	k <sup>h</sup> iu <sup>53</sup> (hiu <sup>53</sup> )

再者，可以看到表七(6)的舌根音韻尾詞，在海陸、饒平都是以 ʒ 聲母讀音呈現，充分反映同樣是韻母兼具[Cor, Lab]特徵的條件下，舌尖與舌根韻尾準零聲母字在饒平的不對稱發展，這也表明饒平 v 聲母的變化，舌尖韻尾扮演關鍵角色。

(9)的「權」、「倦」、「舉」等詞在華語都是帶有前圓唇元音的非零聲母詞，藉以說明針對這一類詞，海陸與饒平個別處理方式的異同點。「倦」、「舉」等例在兩方言的讀音相同為 k<sup>h</sup>ien、ki，顯示在聲母已經有輔音的情況下，兩方

言都是放棄圓唇特徵，僅留下前元音。「去」的例子是饒平將圓唇特徵保留在韻尾上，因此讀為  $k^{hiu}$ ，與海陸的  $hi$  不同，不過這部分與 (9) 不同，可能是層次差異影響。<sup>9</sup>

表七的 (3)，例字「血」在海陸聲母為  $h$ ，由於  $h$  無口腔阻塞點，饒平將圓唇特徵加諸  $h$ ，使其轉為  $fiet$ ；這部分的選擇變化與  $v$  讀音相類似。<sup>10</sup> 例字「水」、「睡」、「唇」、「稅」，同樣都是在饒平讀為  $f$  聲母，與「血」相仿，但此處是海陸讀為  $\int$  聲母。考慮到  $\int$  聲母與前高元音  $i$  在發音部位的相似性，同為具有舌面特徵舌冠音，因此這類  $\int$ 、 $f$  變化與海陸、饒平的  $ʒ$ 、 $v$  變異是同一類型，這部分的語料變化也更證實輔音與元音特徵的共通性。 $ʒ$  源自前高元音  $i$ ，其與圓唇元音之間的互動初期仍可說是元音間的交互影響，但  $\int$  本身是輔音，其舌冠特徵同樣參與變化，加上這類變化的觸發變化的環境是舌冠發音位置的韻尾，包含  $t$ 、 $n$ 、 $i$  都是，分別見於表七的 (1) 至 (3)。

華語有聲母字「鉛  $te^{hian}$ 」，海陸  $ʒan$ ，饒平  $vien$ ；「縣」華語  $ɕian$ ，海陸  $ʒan$ ，饒平  $vien$ ；表七中古擬音表中，「鉛」、「縣」分別為喻以母、匣母，閩南語「鉛」讀為  $ian$ ，也是零聲母。因此這幾詞在客語可能原為零聲母，華語與客語方言從中古音以下各自演變。雖然本文以華語  $y$  韻零聲母字出發，討論饒平客語、海陸客語在此類字的差別變化，但主要論點是這一類字在華語、客語的韻母都兼具「圓唇、前元音」特徵，所以若從其他方言佐證發現客語有其他準零聲母「圓唇、前元音」韻，也屬於同類變化，「鉛」、「縣」、「延」等即是。

本研究發現饒平、海陸  $f$ 、 $v$  聲母分佈相異詞彙存在關鍵性共同點，這些在海陸以  $ʒ$  為聲母，饒平以  $v$  為聲母的例詞，除了都具有「圓唇、前元音」特徵外，還都是舌冠韻尾，以鼻音韻尾  $n$  居多，另外元音韻尾  $i$ ，塞音尾  $t$  的例子較少，只有「血」一例，這一部分也與入聲字較少相關。兩方言的變異現象，可

<sup>9</sup> 感謝審查委員提醒，「去舉」依據線上 [中古音查詢](#)，屬於遇攝合口三等，擬韻為  $jwo$  或  $jo$ 。饒平「去」讀  $k^{hiu}$  是自身從  $k^{hjwo}$  演變而來；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多數同攝字「舉矩據」等都在饒平讀為  $ki$ ，只有「去」例外，其他同攝字，相對於常用詞「去」，受文讀音傳播影響較大。

<sup>10</sup> 「血」具有圓唇特徵可從閩南語讀音  $/huiʔ, hueʔ/$  推知，華語也曾有  $ɕye$  的讀音，因此  $*hyet$  是客語早期可能形式。

整理如下列搭配限制：

(5) 海陸饒平  $\zeta, v$  交錯分佈條件： $\sigma\{[\text{Cor}, \text{Lab}] + (\text{V}) + \text{Cor}\}\sigma$

由於分佈環境相當特定，意味其分佈差異應是由特定語音動機觸發，經由音變環境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透過當代的音韻理論解釋這些變化過程。

漢語方言音韻研究的優勢是可以從中古音韻與相關方言對照，找出歷史語音變化的可能環境；語音演變的普遍性，因此下一節嘗試從優選理論的角度，分析其分佈限制狀態，以及背後制約變化的動機。這樣的理論分析嘗試不只是展現音變的古今共通性，更因為在歷史音變歷程中，方言接觸不斷，音韻限制在各個方言有別，特別是處於弱勢的方言，需要解釋的變化可能來源多方，層次堆疊，會是理論分析的一大考驗。

## 4. 理論分析

本節將從音韻理論分析饒平客語中的兩項議題，一是  $f, v$  聲母的形成，也可說是客語共有的變化，另一項是饒平獨有，海陸無的  $f, v$  聲母字詞的區別形成機制，第二項議題與上一節歸納所得的海陸饒平  $\zeta, v$  交錯分佈條件相關。

### 4.1 音韻分佈動機與優選限制討論

優選理論兩大限制類別為：一為信實限制 (faithfulness constraints)，要求表層與底層完全對應，以便維持語音音位系統區辨性與相應的詞語區別。另一類為標顯限制 (markedness constraints)，要求表層語音結構完形 (well-formedness) 或無標 (unmarkedness)，與音位無標性相關，此類限制只看表層結構。前高圓唇元音  $y$  的維持與否，取決於語言中音位系統區辨性與音位無標性兩者之抗衡；一則信實限制要求保留圓唇與前元音特徵，二則標顯限制則是不容許有標音段  $y$  的出現，這兩類限制的交互制衡可說明漢語方言中  $y$  韻的變異。

由這兩大限制類別出發，4.1 節試著推導出前高圓唇元音進入客方言的發展所受到的限制，逐節分析討論，並在 4.1.5 小節的表十，條列整理本文所使用的相關優選限制。

#### 4.1.1 圓唇特徵與舌冠特徵在客語\*y韻的競爭

「舉」字讀音分別為中古擬音\*k<sup>h</sup>jwo、華語 tcy、海陸、饒平 ki；華語選擇將相衝突的舌冠與唇部特徵融合為一，讀為 y，爭取元音內部共諧，y 元音在客語系統不存在，因此次方言或者選擇刪除其一特徵，如海陸，或以兩個音段形式保留圓唇與前元音特徵，如饒平在「雲」類字的表現。由於 y 具備[Cor, Lab] 兩項發音部位特徵，發音過程較複雜，是一般語言傾向避免的音段，此一概念呈現為表十的 Con1：\*y，不容許單一音段中同時具唇部與舌冠特徵。

絕大多數的華語 y 單元音韻，包含零聲母與有聲母的音節，在海陸與饒平都是以 i 元音呈現，見表七之 (9)；僅「去」、「雨」在饒平保有圓唇特徵，不過這兩字也可能都是不同方音層次保留的差異所致。因此，y 單元音韻的競爭中，在客語總以 i 勝出，u 消去為結果。

#### 4.1.2 ʒ、v 與 f 差異變化與舌冠、唇音交錯音節

在 ʒ、v 交錯分佈情況中，由海陸 ʒun，饒平 vin（例：雲）、海陸 ʒan，饒平 vien（例：圓）、以及海陸 ʒat，饒平 fiet（例：血）等三組詞統整分析，兩方言在同一韻尾發音部位條件下都一致偏好不同的聲母，考量整體的音節內部組合，由於出現 v 聲母的相關詞例韻尾都是 n、t、i，都具舌冠特徵，元音都帶有舌冠、圓唇特徵；此一特定分佈與饒平海陸的差異變化應該密切相關。因此進一步從發音便利的角度假設，這些差別變化或許是源自不希望起始的舌冠音與舌冠韻尾之間夾著一個後圓唇元音的分佈限制（\*Cor-Lab-Cor）。

全面對比饒平客語的現有音節，這項假設需要進一步釐清，這裡的第一個舌冠特徵都帶有[-ant, +distributed]（-前部、+廣面）特徵，包括 i、ʒ、f，因 sun、tun 等音節普遍存在於饒平方言，顯示若第一個舌冠成分是[+ant, -distributed]，如 s、t，則不引發相關演變。表八列出客語具有相關特徵的非零聲母音節。

表八 海陸、饒平客語具 Cor-Lab-Cor 之非零聲母音節

今讀音	海陸	饒平	附註
1 kiun	軍君均鈞僅	軍君均鈞僅斤	不變，維持 Cor-Lab-Cor 序列；聲母帶[-cont]，塞（擦）音
2 k <sup>h</sup> iun	近群芹菌郡裙勤窘	近群芹菌郡裙勤窘	
3 tʃun	準圳准諄	準圳准諄	
4 tʃ <sup>h</sup> un	伸春	伸春	
5 sun	孫筍存樺巡循詢損	孫筍存樺巡循詢損	不變，維持 Cor-Lab-Cor 序列；因聲母為[+ant, -distributed]
6 hiun	勛訓痕	勛訓痕欣	饒平僅血讀 fiet
7 ʃun	順純馴醇舜淳唇	順純馴醇舜淳	饒平僅唇讀 fin
8 ʃoi	稅睡		饒平都讀 fe
9 ʃui	水		饒平讀 fi

上表所列音節都帶有  $\sigma$ [COR-LAB-COR] $\sigma$  的特徵組合，且標示黃底部分的第一個舌冠音帶[-ant, +distributed]特徵，但絕大多數都未產生 f 聲母讀法；顯示除了發音特徵部位搭配外，仍須考量其他因素。「孫 sun」類字因為舌冠特徵不同排除，這點在後續舌冠特徵與元音互動進一步討論。聲母若不是零輔音，或與 f 特徵可相容的擦音（如 h, ʃ）均不變化；因此，具有塞音特徵的 kiun、k<sup>h</sup>iun、tʃun、tʃ<sup>h</sup>un 可以自然排除。

與 f 特徵可相容擦音聲母的 Cor<sub>PA</sub>-Lab-Cor 音節，如表八的（6）至（9），也有一些不同表現，如饒平在（6）、（7）的 hiun 與 ʃun 類字都只有一例形成 f 聲母，與 ʒ、v 聲母的變異相比，f 聲母在 n 韻尾的形成比率極低。Cor<sub>PA</sub>-Lab-Cor 音節的 i 韻尾的詞語不多，僅三例，但都轉為 f 聲母。這部分差異反映兩點，一是已經具有擦音聲母的音節不易更動，僅常用詞出現變化，所以 f 聲母在此類變化中形成量遠遠少於 v 聲母；二是 i 韻尾比 n 韻尾更容易觸發相應變化。

#### 4.1.3 舌冠特徵與元音互動的差異變化相關限制

由於饒平詔安特有的 f、v 聲母，都是以 n、t、i 結尾的音節，這點似乎與漢語 ian 韻常見的變異相似；因此在處理這部分的音韻限制時參考 Hsieh (2012) 與 Flemming (2003)。Hsieh (2012) 討論漢語的低元音高升現象，他主要是針

對 *ian*、*iat* 韻，此組韻母在漢語方言普遍存在低元音高化現象，因此 Hsieh 採用 Flemming (2003) 提出的主張，從舌冠音的區別特徵進一步分化以分析漢語方言的元音高化差異。Hsieh 主張的重點是舌冠音對鄰近音引發的同化方向有別，如果是帶著[釋放前化] (FrontRelease)，如介音 *i*<sup>̣</sup>，在發音結束釋放時帶明顯的前舌位特徵，因此易對後面語音造成前化影響；如果是[閉合前化] (FrontClosure)，則是音段形成時的閉合動作具有前舌位特徵，易對其前的語音造成前化影響，如 *n*<sup>̣</sup>、*t*<sup>̣</sup>。因此在 *i<sup>̣</sup>an* 結構，前後的舌冠音都對中間的元音造成前化影響，使其轉為 *i<sup>̣</sup>en*；而在 *i<sup>̣</sup>nai* 結構中，因為前面的鼻輔音是閉合前化，後面的滑音是釋放前化，對居間的元音無影響，所以 *nai*、*tai* 結構在漢語方言仍普遍存在。<sup>11</sup>

Flemming (2003) 提出舌冠音與元音前後的互動時，主張舌冠音對鄰近音段的影響不一定是前化，如捲舌音造成後化，且是閉合後化，依循 Steriade (2001) 的研究所得；而舌面音與舌尖音造成前化，舌面音 (Alveo-Palatal) 的前化影響力高於舌尖音。<sup>12</sup>Flemming (2003) 注意到因為舌面特徵與後圓唇元音發音部位的衝突，兩者相遇時可能出現不同的調整變化：如 *ju*→*jy*、*ju*→*ɕu*。這些不同類型的變化，都是呼應舌冠音與元音搭配限制，可能是元音受影響而變化，也可能是舌冠音變化，最終訴求都是搭配上的共諧 (agreement)。表九提出的三類相矛盾的舌冠音與元音的搭配，以及可能造成的後續變化，包括九 (a) 舌尖音與後元音的搭配，九 (b) 捲舌音與前元音的搭配，和九 (c) 舌面音與後元音搭配。

<sup>11</sup> 此處以上標的 *i* 標示帶前化特徵，延續 Flemming (2003) 的區別模式；上標符號在音段之前表示對音段前成分造成影響，在音段之後則表示對音段後的成分造成影響。

<sup>12</sup> Flemming 並沒有提出舌尖音區分 FRONT CLOSURE 與 FRONT RELEASE，只提出捲舌音具有 Back Closure，呼應 Steriade (2001) 的觀察，捲舌音對其前的元音共振峰影響顯著，對其後元音的影響較弱，因此閉合同化作用較明顯。所以，釋放前化與閉合前化的區分是 Hsieh (2012) 針對漢語 *ian* 的分析提出。但 Flemming 提到了舌面音 (ʃ、ʒ) 的前化影響力高於舌尖音，因其舌身抬高靠近頂端，勢必順勢前移。所以提出 PALATAL ALVEOLAR → FRONT >> ANTERIOR → FRONT，這點也與本文研究相關。

表九 Flemming (2003: 344-5) 舌冠音與元音前後之類型變化

a. ANT → FRONT (舌尖 → 前化)		b. RETRO → BACK (捲舌 → 後化)		c. PA → FRONT (舌面 → 前化)	
元音前化	tu → ty	元音後化	it → ut	元音前化	ɟu → ɟy
舌冠後化	uɟ → ut	舌冠前化	it → it̚	舌尖化	ɟu → ɟu
		舌面化	ʂi → ʂi	舌冠前化	tu → tu

當搭配相矛盾，一則是輔音變化已配合元音位置，如九(a)舌冠後化，九(b)舌冠前化、舌面化，和九(c)的舌尖化與舌冠前化；或者是元音變化以配合輔音位置，如九(a)的元音前化等。

這樣的舌冠特徵與元音前後變化在海陸、饒平及華語等都可看到相似的共存調整例證，如華語的捲舌音只與圓唇、非前元音搭配。海陸ɟ讀音在u之前傾向捲舌化，黃淑景(2014: 55)指出舌面音ɟ的紊紋在5000Hz往上的高頻區相對明顯，相對地捲舌音ɟ的紊紋高峰在2000Hz左右。而海陸客語發音人的ɟuk音節，ɟ的紊紋集中在1600-4000Hz，接近ɟ音，聽辨上也近捲舌音。黃淑景(2014)從語料觀察中歸納，海陸老、青年層的ɟok、ɟuk實際讀音為ɟok、ɟuk；海陸舌面音變化現象呼應華語的捲舌音搭配現象，同時也是表九(c)舌尖化的變化類型。相對地，饒平發音人在ɟ的舌面特徵較明顯，特別是老年層。在客語線上辭典書寫中，可以注意到海陸「育」類字拼為ɟuk，饒平則是ɟiuk，部分反映饒平老年層使用者在此類字的舌面特徵明顯，與海陸使用者有別，因此辭典紀錄時有所區隔。

舌冠音與前化現象的不同互動變化類型，在海陸饒平客家方言普遍可見。從饒平和詔安的f、v系列字變化觀察，當元音前後都有舌冠音，變化加劇，這點與Flemming(2003: 348)觀察粵語音節組合限制相似。粵語音節容許tuk·kut，表示單獨一個舌冠音，不管在前、在後都能與u元音並存；但兩個舌冠音之間只容前元音，\*tut，因此提出AGREE[backness]<sub>2</sub>的共諧疊加概念。當前後都被要求前化的舌冠特徵包圍，則元音前化的要求位階提高。「雲類字iun」屬於此類，前後都具有舌冠特徵，易導致元音前化，華語讀音yn就是一個相應調整變化。因海陸或饒平都不允許y元音，各自採用不同的調整；所以當預期iun→\*yn，饒平轉以vin避免，海陸選擇以捲舌音值的ɟun呈現，這兩方言是以不同途徑



(換位、輔音去舌面特徵)，共同達到避免違反 AGREE[backness]<sub>2</sub> 的目的。<sup>13</sup>

在特徵搭配上，海陸的 *fun, fui, foi* 等音節，轉為饒平的 *fin, fi, fe*，但塞擦音的 *tʃun* 沒有相同變化，顯示 *f, ʃ* 共通的擦音特質，才可能進行轉換。另外，饒平客語不存在 *fui, foi* 音節，但仍具有其他 *fun*，如「順」、「純」、「馴」、「醇」、「舜」、「淳」，就如我們在表八可見，這些例字未如同「唇」一樣轉為 *fin*。「唇」是客語常用詞，除了「嘴唇」之意，還有表示「邊、沿」之意，因此「海唇、屋唇」表示「海邊、屋簷」等。其他詞彙之所以未變，可能是使用頻率影響，或受外來方言（如海陸客語）接觸，如同我們在 *yn* 系列，看到的「孕」字等的例外。目前可以看到來自 *ʃ* 聲母的饒平 *f*，僅「唇」一例是 *n* 尾，其他三例都是舌面 *i* 或 *j* 尾，同時饒平沒有其他「舌面-圓唇-舌面」結構存在，這也可視為是 *PA → FRONT* 的位階高於 *ANTERIOR → FRONT* 的一個佐證。

這個變化差異一方面也讓我們對 Hsieh (2012) 提出的滑音 *j* 為釋放前化 (*FRONTRELEASE*) 提出疑問，如前文所引，*nai, tai* 在華語都是合法音節，而華語 \**ian → ien*，但以 *i* 結尾的音節「*iai* 崖」，這一聲旁的其他例字也轉為 [*ia, ai*] 等讀音，反映 *iai* 是華語傾向避免的音節。若假設 *PA → FRONT* 對前後都會造成影響，應該是較為合理，特別是華語的 *ei* 類音節，一般認為元音 *e* 的形成受到韻尾 *i* 影響。若只假設 *n, t* 是閉合前化，一樣可以解釋 \**ian → ien* 的變化；也符合饒平相關變化。

從中古音角度，饒平特殊 *f* 聲母字是合口三等，也具備形成 *y* 韻條件。<sup>14</sup> 華語是捲舌音聲母，後接圓唇；海陸客語是 *ʃ* 聲母，因此也可假設「水」[*fi*] 的底

<sup>13</sup> 目前客語讀音常出現的語音變異，「軍」類字 *kiun* 在實際語音呈現時，常近似 *kyn* 音值，介音與元音融合，形成前圓唇元音，這一部分也可能是華語接觸導致的 *y* 韻解禁；但是在 *iun* 韻就沒有這種現象，這顯示 *iun* 有別於 *iun* 類音節結構，前後並存的舌冠音前化影響確實較高。

<sup>14</sup> 饒平客語特殊 *f* 音的中古韻攝分布列表。

	中古韻攝	董同龢擬音
水	書母脂韻止攝合口三等	ɕjuei
睡	禪母支韻止攝合口三等	zjue
稅	書母祭韻蟹攝合口三等	ɕjuæi
唇	船母諄韻臻攝合口三等	dzhjuen

層形式為 \*fui，此一底層一方面符合歷史音變歷程，也可以一致地解釋當代方言變異現象，而「稅睡」的底層則為 \*foi。

總結饒平客語 Cor-Lab-Cor 的音段結構變化，可採用元音與鄰近音段前後共諧 (Backness Agreement) 角度分析，這種共諧在舌冠音疊加包圍的情況最凸顯，因此在 Flemming (2003) 與 Hsieh (2012) 都採用了 AGREE[backness]<sup>2</sup> 為相對更高階的限制，完整的相關限制說明列於表十的 Con10-12。另外，當 u 元音前後皆被舌冠音包圍，為了滿足疊加共諧的訴求，可能轉為前圓唇元音 y，如華語。但客語不存在前圓唇元音，因此表十的 Con1 \*y (不允許前圓唇元音) 位於高階。

#### 4.1.4 f、v 輔音增生的音韻限制

再來需考慮海陸、饒平共有的 f、v 輔音增生的動機，以及背後的限制。因只有高元音起始的音節，在海陸、饒平等方言出現阻塞音聲母增生，而中低元音皆無此一現象。若以漢語普遍音節分佈的角度來看，中低元音絕不會出現在聲母位置，但高元音則可；可以促進阻塞音增生的只有高元音，意即只有在聲母位置具有該成分時，才能進一步增生。可以從元音高低位在聲母位置的容許度有別的角度切入，導出 \*MID/ONSET, \*LOW/ONSET >> \*HIGH/ONSET 的限制位階，列在表十的 Con2。此一限制位階符合一般音節優選分佈，響度越高的音段越不適合處在音節起始邊緣，而響度越低的成分越不適宜當音節核心；以此可以說明為何只有高元音具有阻塞音增生。

處於聲母位置高元音或滑音在饒平與海陸進一步轉為阻塞音的動機需要再細論。聲母位置已經有輔音，無需為滿足 ONSET (每個音節一定要有聲母的需求) 而增生音段。但為何饒平海陸方言仍存在阻塞音增生？從理想音節結構的角度出發，阻塞音增生動機應該是基於「以滑音起始的音節沒有以阻塞音起始的音節來得好」的概念；因此，將此一概念呈現為 Con3 \*σ[son 與 Con3 \*σ[obs 兩項相關限制，分別表達音節不能以響音開始，以及音節不能以阻塞音開始。由於聲母與音節核心的響度差愈大愈好，兩項限制的內在固有位階是 \*σ[son >>

\*σ[Obs]。<sup>15</sup>

#### 4.1.5 音韻限制小結

上面各個小節分類討論了幾個主要的標顯限制的概念，表十整理條列各個限制，並提出相應互動的信實限制。如 Con5 MAX-COR 與 Con6 MAX-LAB 是為了說明當文讀 y 韻進入客家方言時，哪一項發音部位特徵傾向完整保留。當其進入海陸方言時，舌冠特徵都完整保留，但唇部特徵則否，因此其 MAX-COR 明顯位於高階，而 MAX-LAB 在海陸方言位於較低階。相對於海陸方言，MAX-LAB 在饒平方言的位階較高，會儘可能的保留底層 y 韻具有唇部特徵於表層之上。輔音與元音在當代區辨特徵理論中，具有同樣的發音部位特徵，故前高展唇元音 i，在發音部位的區辨性部位特徵中，具有[Cor]。後高圓唇元音 u 在發音部位特徵中，具有[Lab]。輔音之中，舌面濁擦音 ʒ 的發音部位特徵為[Cor]，唇齒濁擦音 v 則帶有[Lab]。

Con7 \*COMPLEX ONSET，意指不允許複雜聲母；當介音 i 與擦音 ʒ 同時存在音節之中，主元音之前即有兩個成分，形成複雜聲母。Con8 IDENT-PLACE 是針對底層與表層相對應音段發音部位信實的限制，如果發音部位特徵有所改變，即造成違反。客語阻塞音聲母中，不管是 ʒ←i 或 v←u，發音部位都沒有變化，此處以 IDENT-PLACE 代表客語方言中居於高位階的發音部位信實要求。

Con10 到 Con12 是標顯限制，針對饒平 vin 類詞語的形成過程，說明其變化是為了滿足舌冠與元音前後互動的共諧要求，其相應的信實限制，列在 Con9 LINEARITY，表達對固有線性序列的信實要求。另外 Con13 \*hu 是標顯限制；因為 hu 與 f 的語音相似性，為了達到最大區辨避免混淆，僅留 f 音在表層音段上。<sup>16</sup>下面兩小節分別討論客語共有的 f、v 聲母，以及饒平特有的 f、v 聲母如何以

<sup>15</sup> \*σ[Son] >> \*σ[Obs] 是以較為簡化的位階概念呈現阻塞音是比響音更為合宜的聲母；內部可以細分為更多類聲母類別，以展現不同輔音音段在聲母位置的頻率高低差異。在優選理論分析裡，針對最佳音節核心，與最佳音節邊緣成分，都曾提出階層性限制概念，如 \*i/Nuc >> \*e/Nuc >> \*a/Nuc 等，以位階概念呈現低元音比高元音是更合宜的音節核心。聲母位置也是音節邊緣成分，此處的限制是配合音節起始點的響度越低越好的最佳音節，發展出最低響度的阻塞音，即為最佳聲母的位階概念。

<sup>16</sup> 一位審查委員認為 \*hu 稍嫌武斷，這個限制是基於 hu 與 fu 之間區別過小，為了維持最佳區

優選機制導出正確的表面形式差異。

表十 海陸饒平客方言 ʒ、v 交錯分佈相關限制

	Con1.	*y：不允許前圓唇元音。
	Con2.	*Mid/ONSET, *Low/ONSET >> *High/ONSET：不允許中低元音在聲母位置高於不允許高元音在聲母位置。
	Con3.	*σ[son]：不允許音節以響音起始。
	Con4.	*σ[Obs]：不允許音節以阻塞音起始。
信實	Con5.	MAX-Cor：(Max-Coronal) 最大保留舌冠特徵。
信實	Con6.	MAX-Lab：(Max-Labial) 最大保留唇音(圓唇)特徵。
	Con7.	*COMPLEX ONSET：不允許複雜聲母。
信實	Con8.	IDENT-PLACE：要求表層與底層在發音部位上完全對應。
	Con9.	Linearity：底層與表層音段的先後順序必須一致
	Con10.	AGREE[backness]：輔音閉合與釋放時的前後特徵須與鄰近的元音一致。†
	Con11.	PA → FRONT：舌面音需具前舌位特徵 (PAF)
	Con12.	ANTERIOR → FRONT：舌尖音需具前舌位特徵 (A→F)
	Con13.	*hu：不允許喉擦音與圓唇高元音並存

†AGREE(backness) 引自 Flemming (2003) 'a consonant closure or release must have the same feature value of backness as the vowel adjacent to that phase of the consonant. PA → FRONT 與 ANTERIOR → FRONT 引自同文，且兩限制同時存在於方言時，PA → FRONT >> ANTERIOR → FRONT。

## 4.2 客語共有的 f、v 聲母

此處討論兩種聲母形式，一種是 f 聲母，一種是 v 聲母，兩者共同出現的環境是聲母無口腔阻塞摩擦點，如 h 或滑音聲母，若起始元音帶非高元音特徵，

辨效果，只保留其一，兼具唇音特徵的 f 自是較為傾向保留；如 Flemming (2004) 所提的 Dispersion Theory 的概念，表十一所整理的客語 f、h 分布顯示，f 與 h 在多數元音之前都能維持良好區別，但在 u 之前只有 f 聲母。從漢語方言對比可知 u 的圓唇特徵，在客語會連結到 h 之上使其轉為 f，顯示此類特徵連結在客語相對普遍。有唇音特徵的 h 與 f 之間自是更難區分，因此 \*hu 只是借代來說明這種希望維持最大語音區辨度的訴求；也可依據 Flemming 作法，將可區辨度分級，低於一定程度就無法保留區別，但就需要從頭分級介紹，本文求簡便，只以 \*hu 表達。又，在不具有 f 的語言，如閩南語，hu 沒有與 fu 混淆的可能，hu 存在語言中就順理成章。

因為前面提過的\*Mid/ONSET, \*Low/ONSET >> \*High/ONSET的限制位階，無法延伸到聲母位置。

優選表二的「話」/ua/，因 u 帶[+high]特徵，\*High/ONSET的限制位階較低。選項(2a)因音節起始為響音 u，違反了\*σ[Son 的限制，因而淘汰。(2b)符合了\*σ[Son，卻違反\*COMP.ONSET的限制而淘汰。選項(2e)的元音 e，對應底層的 a，舌位不同，因此違反了 IDENT-P、\*σ[Obs 等限制，先在較高的限制 IDENT-P 即淘汰出局。(2d)因刪除 a 音段，違反高位階的 MAX-IO 而出局。(2c)未刪除任何音段，僅違反低位階的\*σ[Obs，順利成為最後優選項。

優選表 2 海陸、饒平「話、愛」

	u <sub>1</sub> a <sub>2</sub>	MAX-IO	DEP-IO	*L/O	*M/O	*σ[Son	IDENT-P	*COMP.ONSET	*H/O	*σ[Obs
a.	u <sub>1</sub> a <sub>2</sub>					*!				
b.	v <sub>1</sub> u <sub>1</sub> a <sub>2</sub>							*!		*
c.	<del>v</del> <sub>1</sub> a <sub>2</sub>									*
d.	v <sub>1</sub> u <sub>1</sub>	*!								*
e.	v <sub>1</sub> e <sub>2</sub>						*!			*
	愛 o <sub>1</sub> i <sub>2</sub>	MAX-IO	DEP-IO	*L/O	*M/O	*σ[Son	IDENT-P	*COMP.ONSET	*H/O	*σ[Obs
f.	vo <sub>1</sub> i <sub>2</sub>		*!							*
g.	o <sub>1</sub> i <sub>2</sub>					*				
h.	v <sub>1</sub> i <sub>2</sub>						*			*!
i.	v <sub>1</sub> o <sub>1</sub> i <sub>2</sub>						*			*!

「愛 oi」的例子中，(2f)的 voi 因為插入 v 而違反 MAX-IO，若 v 是來自 o，如(2h, i)，則違反 IDENT-P，因為 o 的舌位與 v 不同。整體限制位階體現阻塞音增生過程中，僅高元音會增生阻塞音，中低元音起始的音節，若增加阻塞音，因為舌位不同，則違反 IDENT-P 或 MAX-IO；阻塞音增生目的是增加音節和諧性(\*σ[Son >> \*σ[Obs, \*High/ONSET)，讓聲母與元音的響度差距越大越好，也避免產生複雜聲母(\*COMP.ONSET)。

接著處理客語的 f 聲母，前述提過這組聲母的出現與 h 聲母相關，因此需要與 h 聲母出現環境相互比對，以了解變化與否的制約。粗體表示 f、h 共有的音節結構，表格陰影表示 f、h 互補的分佈組合。若以表十一的表層客家語音節

組合來看，h、f 聲母兩者並未呈現互補分佈，因為 f、h 同時出現於 a、e、o、i 等元音之前。不過 u 元音之前只有 f 聲母。就歷史演變與方言比較的角度，h 與 f 聲母之間的演變關係仍是相對明顯，因此我們可以說表層一樣的音節組合，在底層或在歷史演變進行之時，其實是不一樣的音節組合，例如，「灰 foi、海 hoi」，表層呈現為同一韻母，但對比華語的「灰 xuei、海 xai」，加上客語的 u 元音之前沒有 h 聲母的分佈特色，可以假設我們表層看到的「灰」[foi]，底層形式是/huoi/。<sup>17</sup>

表十一 海陸、饒平 f、h 聲母

f-	<b>fa</b>	<b>fai</b>		<b>fan</b>	<b>fat</b>	<b>fam</b>	<b>fap</b>		
	<b>(fe)<sup>18</sup></b>	<b>feu</b>		<b>fen</b>	<b>fet</b>				
	<b>(fi)</b>			<b>fin</b>	<b>fit</b>				
	<b>fo</b>	<b>foi</b>		<b>fon</b>				<b>foŋ</b>	
	<b>fu</b>	<b>fui</b>		<b>fun</b>	<b>fut</b>			<b>fuŋ</b>	<b>fuk</b>
h-	<b>ha</b>	<b>hai</b>	<b>hau</b>	<b>han</b>	<b>hat</b>	<b>ham</b>	<b>hap</b>	<b>haŋ</b>	
	<b>he</b>	<b>heu</b>		<b>hen</b>	<b>het</b>	<b>hem</b>			
	<b>hi</b>		<b>hiu</b>	<b>hin</b>	<b>hit</b>	<b>him</b>	<b>hip</b>		
	<b>ho</b>	<b>hoi</b>		<b>hon</b>	<b>hot</b>			<b>hoŋ</b>	<b>hok</b>
	<b>hiau</b>	<b>hio</b>	<b>hiun</b>	<b>hien</b>	<b>hiet</b>	<b>hiam</b>	<b>hiap</b>	<b>hioŋ</b>	

由於表層語音上，看不到 hu 的組合存在於客語，因此以\***hu**：「不允許喉擦音與高圓唇音並存」的分佈限制，呈現 h 與 f 聲母的分佈差異。當 hu 轉化為 f 是透過融合的方式，將同在聲母位置的唇音特徵加入 h 之上，因此下表(3c)並未違反 MAX-IO。(3b) u 刪除，(3d) 刪除 h，都違反 MAX-IO。(3a) 直接因違反\***hu** 而出局，因客語表層均未見此類組合，屬於語言當中不可違反的高階限制，一違反則出局。再則，hu 若都位處聲母位置，則形成複雜聲母，違反\***Comp.Ons**。又因為都是非響音起始，因此都違反最後的\***σ[Obs]**。相對於「灰

<sup>17</sup> 「灰」的底層語音假設，可以是/huoi/或/hoi/，此處為了簡省與本研究較無關的變化歷程，以 huoi 為底層。\***hu** 是避免增加發音、聽辨難度，因為與 f 在聽辨與發音方式上相近。

<sup>18</sup> fe、fi 饒平有，海陸無，例字為「fi 水」「fe 睡、稅」。

huoi」,「海 hoi」的底層沒有 u 介音,所以 h 不會轉為 f 聲母,以免違反\*Mid/ONSET 或 DEP-IO。

優選表 3 海陸與饒平的「灰」

	h <sub>1</sub> u <sub>2</sub> o <sub>3</sub> i	MAX-IO	*hu	*L/O	*M/O	*σ[Son]	IDENT-P	*COMP.ONS	*H/O	*σ[Obs]
a.	h <sub>1</sub> u <sub>2</sub> oi		*!					*	*	*
b.	h <sub>1</sub> o <sub>3</sub> i	*!								*
c.	f <sub>12</sub> o <sub>3</sub> i									*
d.	u <sub>2</sub> o <sub>3</sub> i	*!				*			*	

表十二將目前出現的限制位階一一排序,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語言相關演變動機,從左開始為最高位階,語言中全無違反現象存在,到最右端的常有違反限制。

表十二 海陸與饒平共有 f、v 相關限制排序

語言中無違反	僅在滿足高階限制時違反	常違反
*hu MAX-IO DEP-IO *Low/ONSET *Mid/ONSET	*σ[Son IDENT-P *COMPLEX-ONSET	*σ[Obs *HIGH/ONSET

此一小節討論了海陸與饒平客語共有的 f、v 聲母,提出相關位階限制解釋變化,透過\*σ[Son]>>\*σ[Obs]的理想音節位階,解釋了 u 在聲母位置轉為 v 的變化,透過\*hu 說明 f 聲母在客語的形成與分佈。下一小節討論本研究重點,饒平特有的 f、v 聲母。

### 4.3 海陸與饒平客語不共有的 f、v 聲母

第三節提到海陸與饒平不共有的 f、v 類字,主要出現在華語 y 韻準零聲母字,因起始元音兼具[Lab, Cor]兩項特徵,客語無法容許其保持於同一音段上,因此出現競爭變化。此處先比較華語「yan 圓」類字,在海陸呈現為 zan (實際音值為 zan),饒平為 vien,四縣是 ien;另一組華語「yn 雲」類字,在海陸呈現為 zun (實際音值為 zun),饒平為 vin,四縣是 iun。這兩組語料反映饒平在唇音特徵的保留傾向高於海陸,舌冠特徵在三方言都完整保留;在不容許 y,又

得保留[Lab, Cor]的信實要求，客語次方言各自運用不同手段調整以符合音節結構限制。

Flemming (2003) 提出的 PA→F、A→F、以及 AGREE[backness]的概念，可以解釋饒平與海陸不共有的 f、v 聲母，以及海陸、饒平 ʒ 聲母捲舌化的現象。因為饒平 f、v 的衍生是兩個前後兩個舌冠特徵合力，才促成變化，前有舌面音 (ʒ、i)，後有舌尖韻尾 (n、t)，因此是 AGREE[backness]<sup>2</sup> 處於高階，只要雙重違反者就出局。下表分析饒平「圓」：

優選表 4 饒平「圓」

	y <sub>1</sub> a <sub>2</sub> n	*y	MAX-COR	AGR <sup>2</sup>	*σ[Son]	MAX-LAB	ID-P	LINEAR	PAF	AGR	A→F
a.	y <sub>1</sub> a <sub>2</sub> n	*!		*	*				*	**	*
b.	v <sub>1</sub> i <sub>1</sub> e <sub>2</sub> n						*				
c.	v <sub>1</sub> a <sub>2</sub> n		*!							*	*
d.	ʒ <sub>1</sub> a <sub>2</sub> n			*!		*			*	**	*
e.	v <sub>1</sub> i <sub>1</sub> a <sub>2</sub> n			*!					*	**	*
f.	ʒ <sub>1</sub> u <sub>1</sub> a <sub>2</sub> n								*	*!	*
g.	ʒ <sub>1</sub> a <sub>2</sub> n					*!	*			*	*

華語「yan 圓」類字在饒平客語的表現，這類音節在海陸呈現為 zan，饒平為 vien，四縣是 ien。由於前圓唇元音不存在客語方言，同時相競爭的舌冠特徵都會保留，加上各方言都不會同時違反兩次前後共諧(AGR<sup>2</sup>)，因此這三項限制位於最高階。優選表 4 呈現\*y、MAX-COR 與 AGR<sup>2</sup> 成功排除選項 (4a)、(4c)、(4d)、(4e)。選項 (4f) 的 zuan，因為 zu-違反 PAF，PAF 是針對舌面音 (包含 i 元音)，舌面音 ʒ 要求前化的需求較高，因此違反比 A→F (針對舌尖音) 的訴求高，加上 zu-、-an 都違反 AGR，因此先於選項 (4b) 出局，也讓 (4b) 成為最終優選項。AGR<sup>2</sup> 是針對同一個後元音，若前後音段都有前化要求，則違反，如 (4a) 的 ya, an 都要求 a 前化；(4c) 因為 v 不是舌冠音，沒有前化要求，所以僅 an 違反一次 AGR。(4f) 的 a 因為前面是後元音 u，所以也僅有後面的 an 組合有前化需求；(4f) 的 zu-組合也違反 AGR，但同樣因為其後緊隨的是 a，所以沒有違反 AGR<sup>2</sup>。

優選表 5 說明 MAX-LAB 成功地排除饒平「雲」的 (5d) 選項 zin，因其未



能保留底層的唇音特徵於表層之上。

優選表 5 饒平「雲」

	$i_1u_2n$	*y	MAX-COR	AGR <sup>2</sup>	*σ[Son]	MAX-LAB	ID-P	LINEAR	PAF	AGR	A→F
a.	$y_{12}n$	*!			*						
b.	$i_1u_2n$			*!	*				*	**	*
c.	$ʒ_1u_2n$			*!					*	**	*
d.	$ʒ_1i_1n$					*!					
e.	$v_2i_1n$							*			
f.	$z_1u_2n$						*				*!

這裡的底層設為  $iun$ ，是四縣客語表層讀音，(5f) 是海陸的表層讀音，但饒平因為其多違反一項 ANTERIOR→FRONT 的共諧限制而出局。優選項 (5e) 的  $vin$  違反底層為  $iun$  的 LINEARITY，如果底層設為  $yn$  的話，表層  $vin$  就不會違反 LINEARITY，但考量客家當代方音變化， $iun$  是一個較可能的共同出發點。優選表 6 呈現海陸「雲  $zun$ 」的擇選過程。可以看出 MAX-LAB >> AGR、ANTERIOR→FRONT，因為唇音保留的 (6b) 為表層語音，勝過 (6e)。同時如果底層設為  $yn$ ，此處  $vin$  同樣不會有任何違反，如 (6d)。

優選表 6 海陸「雲」

	$i_1u_2n_3$	*y	MAX-COR	LINEAR	AGR <sup>2</sup>	*σ[Son]	PAF	MAX-LAB	AGR	ID-P	A→F
a.	$y_{12}n$	*!				*					
b.	$z_1u_2n$								*	*	*
c.	$ʒ_1u_2n$				*!		*		**		*
d.	$v_2i_1n$			*!							
e.	$ʒ_1i_1n_3$							*!			

這部分的材料有趣，但不容易處理，因為整體現象和歷史音韻、方言變異都相關，使用古典優選論 (Classic Optimality Theory)，很難在單一平面處理不同時間與空間變化的材料。考慮中古音的擬音，圓唇與舌冠特徵，都在聲母 (介音) 位置，設為  $yən$  或  $jwən$ ，如果加上當代方言材料對比， $yən$  與  $iun$  都是「雲」類字可能的底層，只是兩個底層會有不一樣的評量模式，可能需要加上分年代

分階段的分析，可能使得討論愈加複雜。考量當代客家方言變異，「雲 iun」應是較為合適的客語底層，所以仍是維持優選表（5、6）的分析。

海陸「圓 zan」若沿用優選表六的位階順序時，無法正確排除選項(7f, 7d)，因其滿足 MAX-LAB 的要求，而表層讀音的 (7b) 確實未能保留圓唇特徵。故優選表 7 運用前已提及的禁止複雜聲母 (\*COMPLEX-ONSET) 排除 (7f, 7d)，此項限制低於 MAX-IO，若底層就具備之兩音段聲母，仍會保留，如「狗 kieu」，但在阻塞音增生過程中，都避免造成複雜聲母。

優選表 7 海陸「圓」

	y <sub>1</sub> a <sub>2</sub> n	*y	MAX-COR	LINEAR	AGR <sup>2</sup>	*COMP-ON	*σ[Son]	PAF	MAX-LAB	AGR	ID-P	A→F
a.	y <sub>1</sub> a <sub>2</sub> n	*!					*					*
b.	☞ z <sub>1</sub> a <sub>2</sub> n								*	*	*	*
c.	ʒ <sub>1</sub> a <sub>2</sub> n				*!				*	**		*
d.	ʒ <sub>1</sub> u <sub>1</sub> a <sub>2</sub> n					*!		*		**		*
e.	v <sub>1</sub> a <sub>2</sub> n		*!									*
f.	z <sub>1</sub> u <sub>1</sub> a <sub>2</sub> n					*!				*	*	*

因此，總結而言，海陸 y 韻讀音現象，在避免複雜聲母與保留舌冠特徵，加上舌冠音與元音前後共諧要求，解釋了海陸客語的 ʒ 聲母變化。

除了 v 外，饒平有別於海陸的 f 系列聲母如何出現，優選表 8 以「唇 fin」為例，依照方言對比與歷史語音發展，底層可能為 fun 或 fyn。因為選項 (8a) 違反 AGREE<sup>2</sup>，因前後輔音都是前部發音，居中是後元音。(8b) 因為沒能保留唇音特徵而出局。

優選表 8 饒平「唇」

	f <sub>1</sub> u <sub>2</sub> n	*y	MAX-COR	AGR <sup>2</sup>	*σ[Son]	MAX-LAB	ID-P <sub>c</sub>	LINEAR	PAF	AGR	ID-P	A→F
a.	f <sub>1</sub> u <sub>2</sub> n			*!								
b.	f <sub>1</sub> i <sub>1</sub> n					*!					*	
c.	☞ f <sub>2</sub> i <sub>1</sub> n							*				
d.	f <sub>1</sub> y <sub>12</sub> n	*!										
e.	ʃ <sub>1</sub> u <sub>2</sub> n						*			*!	*	*

最佳選項 (8c) 透過違反 LINEARITY 的固有線性序列，保留唇音與滿足所有前後共諧要求，因此勝出。由於饒平特殊的 v、f 僅出現於 n、t 韻尾音節，優選

表 9 呈現非舌冠韻尾的音節，如何在此限制位階系統正確擇選出表層讀音。選項 (8e) 與最佳選項 (8c) 競爭到最後一階段，(8c) 違反了 LINEARITY (線性序列信實)，但在同一位階中 (8e) 也違反了輔音信實 IDENT-P(cons)，底層舌面音在表層轉為捲舌音。因為饒平表現在輔音發音部位的信實度較高，因此優選表 9 將原有的 IDENT-P 一分為二討論，由於殊者為先 (Specific First)，所以 IDENT-P(cons) >> IDENT-P。<sup>19</sup>

優選表 9 饒平「用」

	i <sub>1</sub> u <sub>2</sub> ŋ	*y	MAX-COR	AGR <sup>2</sup>	*σ[Son]	MAX-LAB	ID-P <sub>C</sub>	LINEAR	PAF	AGR	ID-P	A→F
a.	i <sub>1</sub> u <sub>2</sub> ŋ				*!				*			
b.	ɸ <sub>3</sub> i <sub>1</sub> u <sub>2</sub> ŋ								*	*		
c.	ɸ <sub>1</sub> i <sub>1</sub> n					*!	*n					
d.	y <sub>12</sub> ŋ	*!										
e.	v <sub>2</sub> i <sub>1</sub> n						*n	*!				
f.	ɸ <sub>3</sub> z <sub>1</sub> u <sub>2</sub> ŋ						*z <sub>1</sub>				*	

最佳選項 (9b) 以舌面聲母方式呈現，雖然因為緊鄰後元音而違反 PAF，但未違反 ANTERIOR→FRONT，也就不會違反 AGR<sup>2</sup>；又因僅次於它的選項 (9e) 在同一位階中違反 IDENT-P (cons) 與 LINEARITY，多一個違反，因此 (9b) 勝出。但此處另外添加一個可能的 (9f) 讀音，在此項位階排列中，同樣是可能的勝出者，因為都在最後兩個階層，與 (9b) 一樣，僅各違反一個限制。(9f) 是海陸各年齡層的讀音，也是饒平中青年年齡層讀音，因此，優選表 9 呈現饒平跨年齡層的變異現象。若單一老年饒平發音人仍維持穩定的 (9b) 讀音，我們可以說他的 IDENT-P (cons) >> PAF，若是穩定的只選擇 (9f) 讀音，則是 PAF >> IDENT-P (cons)。

饒平客語的表層讀音呈現為 iun 結構的詞語是否能同樣在這樣的位階排序中得到解釋？優選表 10 以「君 kiun」為例說明。「君 kiun」因為在聲母已經有塞音存在，與唇音特徵不相容，若刪除 k 如 (10d)，則違反 MAX-IO；而「uin」韻在客語是不合法音節，因此無法轉為「kuin」。

<sup>19</sup> 將 IDENT-P 一分為二不影響之前的饒平字詞分析，因此不一一重述。

優選表 10 饒平「君」/kiun/

	k <sub>1</sub> i <sub>2</sub> u <sub>3</sub> n	MAX-IO	*y	MAX-COR	AGR <sup>2</sup>	*σ[ <i>Son</i>	MAX-LAB	ID-P	LINEAR	PAF	AGR	ID-P	A→F
a.	ky <sub>23</sub> n		*!										
b.	ki <sup>1</sup> u <sup>1</sup> n				*!					*	*		*
c.	k <sub>1</sub> u <sub>3</sub> n			*!							*		*
d.	v <sub>3</sub> l <sub>2</sub> n	*!							*				
e.	ki <sup>1</sup> u <sup>1</sup> n										*	*	*

上表 10 (e) 與 (b) 的差別在於前者的舌面介音 i 帶有後部釋放特徵，因此不違反 AGR<sup>2</sup>。這一假設呼應軟顎音 k 系列在客語表現與其它發音部位的聲母有別，如南四縣客家話在「kian」類字維持低元音，同韻類的其他聲母都轉為 ien；這反映軟顎音聲母在此相對抑制元音前化現象，可能是聲母發音部位同化所致。

#### 4.4 優選分析小結

表十三、十四整理客語方言的 f、v 聲母衍生方式，饒平與海陸各自限制位階。可以看出語言中全無違反的限制，兩方言一致，因為 \*MID/ONSET, \*LOW/ONSET >> \*σ[*Son* >> \*σ[*Obs*，衍生出客語共同的 v 聲母。兩方言有別的 f、v 聲母，差別在饒平方言的 MAX-LAB >> LINEARITY、\*COMPLEX ONSET，海陸則位階相反；加上兩方言共有的限制位階：AGREE[back]<sup>2</sup> >> PA → FRONT >> ANTERIOR → FRONT, AGREE，使得在前後都是舌冠音的音節中，饒平透過 f、v 聲母的衍生，同時滿足了保留唇音特徵並滿足舌冠音與元音前後共諧的要求。

表十三 饒平客語 f、v 相關限制排序

語言中無違反	僅在滿足高階限制時違反	常違反
MAX-COR *y MAX-IO *MID/ONSET, *LOW/ONSET AGREE[back] <sup>2</sup>	*σ[ <i>Son</i> MAX-LAB	PA → FRONT IDENT-P(cons) LINEARITY *COMPLEX ONSET ANTERIOR → FRONT AGREE[back] *HIGH/ONSET IDENT-P *σ[ <i>Obs</i>

從表十三、十四對比，可以看到饒平與海陸在 f、v 聲母的差異源由，以「圓」而言，海陸的表層形式 zan 遵守 LINEARITY 與 \*COMPLEX ONSET，但未能保留唇音特徵，違反 MAX-Lab；而饒平的表層形式 vien 違反 \*COMPLEX ONSET，同時具

有 vi 兩個音段出現聲母位置，但滿足唇音保留，以 vi 形式同時將唇音與舌冠特徵留存於表層語音。另外，黃淑景（2014）所調查的新竹饒平方言，因受海陸包圍影響，中青年層語音表現貼近海陸，因此，目前除了部分詞彙差異，如「圓 vien」，饒平中青年層與海陸享有共同的限制位階，海陸與饒平中青年層的差別只在兩者次方言有別的 f、v 類詞，輸入值不同。

表十四 海陸客語 f、v 相關限制排序

語言中無違反	僅在滿足高階限制時違反		常違反	
MAX-COR *y MAX-IO *MID/ONSET, *LOW/ONSET AGREE[back] <sup>2</sup>	*σ[son LINEARITY *COMPLEX ONSET	PA → Front MAX-LAB	Anterior → Front AGREE[back]	*HIGH/ONSET IDENT-P *σ[Obs

但不管是哪一個年齡層的變化，饒平獨有的 f、v 聲母變化，呼應 Flemming (2003) 分析的舌冠特徵影響鄰近音前後變化的類型分佈，海陸的舌冠音舌尖化「圓 zan → zan」或饒平的元音前化「圓 vien」，也都符合 AGREE[back]<sup>2</sup> 與 PAF 的限制要求。

隨著時代改變，多語言社群的交互接觸頻繁，饒平客語的差別變化慢慢受到優勢客語腔調的同化；但透過方言交互比較與不同年齡層材料差異對比，可以捕捉語言分化演變的軌跡，以及進一步融合的機制。曾經存在的饒平、詔安的特殊 f、v 聲母變化機制，透過 MAX-LAB 高於 LINEARITY 與 \*COMPLEX ONSET 位階主導的變化，已經慢慢改為鄰近方言的位階限制，如饒平年輕一輩之採納海陸的音韻限制位階；只是已經固化的常用詞語，如「圓 vien、雲 vin」，以饒平特有的讀音為輸入值保留饒平詞彙特徵，但後期興起的詞語則採用海陸讀音變化。這種音韻位階的相容轉換變化，在關係相近的方言中，特別常見；一如閩語莆仙方言從原本與閩南相同的音韻位階限制，轉為與閩東相同位階的無鼻元音韻、輔音韻尾無發音部位區別等，證據就留在莆仙內部次方言差異，以及和閩南語完整對應的白讀音層次。而饒平、詔安過去和海陸不同的限制位階差異，也留在「圓 vien」類字的表現中。

本研究藉由饒平客語特殊 f、v 聲母的歸類分析，了解舌冠音與元音前後共諧現象確實具有高度語言普遍性，雖然其相應變化是相對曲折，為了滿足舌冠音共諧，將唇音特徵保留於聲母之上。但不管是華語、海陸、四縣、饒平客語等，都可以看到看到相關滿足舌冠音共諧而產生的變化，也可作為語言演變的共謀 (conspiracy) 現象的佐證，為了符合共同目的，各個方言採用不同手段達成。

Hsieh (2012) 提到漢語的元音前化現象與舌冠音元音共諧要求緊密連結，本文關注的是漢語聲母變化，也與 Flemming (2003) 觀察到的舌冠共諧類型相一致，甚至看似無關的饒平唇音聲母變化，也可尋根溯源連結到舌冠音共諧觸發的演變，反映語言限制與共謀的多變互動。

## 5. 結論

本研究透過全面整理分析客語饒平與海陸 f、v 聲母語料，探討客語在 f、v 聲母的分佈特色，除了說明饒平與海陸客語共有的 f、v 聲母的形成環境與動機外，更經由語料的完整對比，發現並解釋了饒平與海陸有別的 f、v 聲母背後變異機制。文中清楚歸納饒平與海陸客語，f、v 聲母變異僅出現舌冠音包圍的音節中，因此是前後舌冠音互動促使其產生差異變化，這點也呼應 Flemming (2003) 對舌冠音特徵的類型分佈歸類，為這一變異現象找到語言中的共通定位。

通過理想音節結構的討論，本研究一方面解釋了海陸與饒平客語中阻塞音聲母增生的背後動機，另一方面，遵守優選理論的精神，提供具充分動機的限制；也通過 MAX-LAB 與 LINEARITY 的不同限制位階，詮釋海陸腔客語與饒平腔客語 f、v 聲母的差異。

## 引用文獻

- Bao, Zhiming. 1990. Fanqie language and reduplic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21: 317-350.
- \_\_\_\_\_. 1996. The syllable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4: 312-353.
- Duanmu, San. 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MIT PhD dissertation.
- \_\_\_\_\_. 2000. *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emming, Edward.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onal place and vowel backness. *Phonology* 20.3: 335-373
- \_\_\_\_\_. 2004. Contrast and perceptual distinctiveness. *Phonetically-Based Phonology*, ed. by Bruce Hayes, Robert Kirchner, Donca Steriade, 232-27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ssenhoven, Carlos and Haike Jacobs. 2003. *Understanding Phonology*。(李兵導讀)，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Hsieh, Feng-fan. 2012. Low vowel raising in Sinitic languages: assimilation, reduction, or bot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4: 583-623
- Lin, Yen-Hwei. 2007. *The Sound of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1993. *Prosodic Morphology I: Constraint Inte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Rutgers Optimality Archive.
- Prince, Alan and Paul Smolensky. 1993. *Optimality Theory: Constraint Interac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Rutgers Optimality Archive.
- Selkirk, Elisabeth O. 1984. *Phonology and Syntax: th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 Steriade, Donca. 2001. Directional asymmetries in place assimilation. *The Role of Speech Perception in Phonology*, eds. by Elizabeth Hume and Keith Johnson, 219-25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古國順、羅肇錦、何石松、呂嵩雁、徐貴榮、涂春景、鍾榮富、彭清欽、劉醇鑫. 2005. 《台灣客家語概論》。台北：五南出版社。
- 朱心怡. 2007. 《新竹「饒平」與「海陸」客話音韻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嵩雁. 1993. 《台灣饒平方言》。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安順. 2002. 《音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
- 徐建芳. 2009. 《新屋海陸客家話詞彙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貴榮. 2002. 《台灣桃園饒平客話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2005. 《台灣饒平客話》。台北：五南出版社。
- \_\_\_\_\_. 2008. 《台灣饒平客話音韻的源與變》。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淑景. 2014. 《新竹客家話海陸腔與饒平腔[ʒ-][v-]聲母的比較》。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出版社。
- 劉秀雪. 2008. 〈閩語莆仙方言的前圓唇元音〉，《清華學報》38.4: 529-561。
- 陳子祺. 2000. 《新竹海陸腔客家話音韻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昱光. 2011. 《關西湖肚饒平客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鍾榮富. 1991. 〈論客家話的 V 聲母〉，中華民國聲韻學會與輔仁大學中文學系合編《聲韻學論叢》第三輯，435-455。台北：學生書局。
- 鍾榮富. 2004. 《台灣客家語音導論》。台北：五南出版社。



網路辭典資料

東方語言學：中古音查詢，<http://www.eastling.org/tdfweb/midage.aspx>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哈客網路學院，<http://elearning.hakka.gov.tw/ver2015/>

教育部：台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

劉秀雪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hhliu@nhcue.edu.tw

## Labiodental Initials in Rauping Hakka Dialect

Hsiu-Hsueh LIU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Shu-Ching HUANG

*Kuang-Ming Elementary School, Hsinchu County*

Labio-dental Initials, f and v, are one of the specific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akka language. In this paper, the Hakka-common and Rauping-Hakka-only's labio-dental initial words are thoroughly collected to analyze their distributional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Based on the collected data, a general rule is concluded: Rauping and Hailu differ in their labio-dental initial distribution if and only if the syllables are ended with coronal segment and have both coronal and labial features in the nucleus. The formation of 'f, v' in Hakka is basically a result of optimal syllable constraints. And the Rauping-only 'f, v' form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wo factors, one is the backness agreement between vowels and their surrounding coronals (cf. Flemming 2003), the other is a requirement of maximum preservation of labial feature. Therefore, Mandarin '圓 yan (round)' is pronounced as 'vien' in Rauping, since the back rounded vowel (u) contradicted in backness with the coronal segments (i.e. 'i, n'), the syllable is realized as 'vien' to fulfill both the maximum preservation of labial feature and the backness agreement between coronal segments and adjacent vowels.

**Key words:** Hakka, Rauping Hakka, labiodental initials,  
Optimality Theory